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87n1624

林間錄

宋 慧洪集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1624-A 洪覺範林間錄序
  - 石門洪覺範林間錄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624-A 洪覺範林間錄序

臨川　謝逸　撰

洪覺範得自在三昧於雲菴老人，故能游戲翰墨場中，呻吟謦欬，皆成文章。每與林間勝士抵掌清談，莫非尊宿之高行、叢林之遺訓、諸佛菩薩之微旨、賢士大夫之餘論，每得一事，隨即錄之，垂十年間，得三百餘事。從其游者，本明上人，外若簡率，而內甚精敏，燕坐之暇，以其所錄析為上下帙，名之曰林間錄。因其所錄有先後，故不以古今為詮次，得於談笑，而非出於勉強，故其文優游平易，而無艱難險阻之態，人皆知明之有是錄也。所至之地，借觀者成市，明懼字畫漫滅，而傳寫失真，於是刻之於板，而俾余為序，以壽後世焉。余謂斯文之作，有補於宗教，如儉歲之粱稷，寒年之繒纊，豈待余序然後傳哉？願託斯文，以傳不朽，此余所以欲默而不能也。昔樂廣善清言，而不長於筆，請潘岳為表，先作二百語，以述己之志，岳取而次比之，便成名筆。時人咸云：若廣不假岳之筆，岳不假廣之旨，無以成斯美也。今覺範口之所談，筆之所錄，兼有二子之美，何哉？大抵文士有妙思者，未必有美才；有美才者，未必有妙思。惟體道之士，見亡執謝，定亂兩融，心如明鏡，遇物便了，故縱口而談，信筆而書，無適而不真也。然則覺範所以兼二子之美者，得非體道而然耶？余是以知士不可不知道也。覺範名慧洪，筠陽人，今住臨川北景德禪寺，盖赴顯謨閣待制朱公之請云。大觀元年十一月一日序。

No. 1624

石門洪覺範林間錄

杭州興教小壽禪師，初隨天台韶國師普請，聞墮薪而悟，作偈曰：撲落非他物，縱橫不是塵。山河及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。國師頷之而已。及開法，衲子爭師尊之。御史中丞王公隨出鎮錢塘，往候壽，至湖上，去騶從，獨步登寢室。壽方負暄，毳衣自若，忽見之，問曰：官人何姓？王公曰：隨姓王。即拜之。壽推蒲團藉地而坐，語笑終日而去。門人見壽，讓之曰：彼王臣來，柰何不為禮？此一眾所係，非細事也。壽唯唯。佗日，王公復至寺，眾橫撞大鐘，萬指出迎，而壽前趍，立于松下。王公望見，出輿握其手曰：何不如前日相見，而遽為此禮數耶？壽顧左右，且行且言曰：中丞即得，柰知事瞋何？其天資粹美如此，真本色住山人也。

白雲端禪師有逸氣，少游湘中，時會禪師新自楊岐來居雲盖，一見心奇之，與語每終夕。會忽問曰：上人落髮師為誰？對曰：茶陵郁

和尚。會曰：吾聞其過溪有省，作偈甚奇，能記之否？端即誦曰：我有神珠一顆，久被塵勞關鎖。今朝塵盡光生，照破山河萬朵。會大笑而去。端愕然，左右視，通夕不寐。明日求入室，咨詢其事。時方歲旦，會曰：汝見昨日作夜狐者乎？對曰：見之。會曰：汝一籌不及渠。端又大駭曰：何謂也？會曰：渠愛人笑，汝怕人笑。端因大悟於言下。

魏府老元華嚴示眾曰：佛法在日用處，在行住坐臥處，喫茶喫飯處，語言相問處，所作所為，舉心動念，又却不是也。又曰：時當缺減，人壽少有登六七十者，汝輩入我法中，整頓手脚未穩，早是三四十年，須臾衰病至，衰病至則老至，老至則死至，前去幾何，尚復恣意，何不初中後夜純靜去？文潞公鎮北京，元公來謁別，潞公曰：法師老矣，復何往？對曰：入滅去。潞公笑謂其戲語，自送之歸，與子弟言其道韻深穩，談笑有味，非常僧也。使人候之，果入滅矣，大驚，嘆異久之。及闍維，親往臨觀，以瑠璃缾置坐前，祝曰：佛法果靈，願舍利填吾瓶。言卒，煙自空而降，布入瓶中，烟滅，舍利如所願。潞公自是竭誠內典，恨知之暮也。

棲賢諶禪師，建陽人，嗣百丈常和尚。性高簡，律身精嚴，動不遺法度。暮年三終藏經，以坐閱為未敬，則立誦行披之。黃龍南禪師初游方，少從之累年，故其平生所為多取法焉。嘗曰：棲賢和尚定從天人中來，叢林標表也。雪竇顯禪師嘗自淮山來，依之不合，乃作師子峰詩而去，曰：踞地盤空勢未休，爪牙安肯混常流？天教生在千峰上，不得雲擎也出頭。

李肇國史補曰：崔趙公問徑山道人法欽：弟子出家得否？欽曰：出家是大丈夫事，非將相所為。趙公嘆賞其言。贊寧作欽傳，無慮千言，雖一報曉雞，死且書之，乃不及此，何也？

大覺禪師璉公以道德為　仁廟所敬，天下想望風采。其居處服玩可以化寶坊也，而皆不為，獨於都城之西為精舍，容百許人而已。棲賢舜老夫為郡吏，臨以事民，其衣走依璉。璉館於正寢，而自處偏室，執弟子禮甚恭。王公貴人來候者皆恠之，璉具以實對，且曰：吾少嘗問道於舜，今不當以像服之殊而二吾心也。聞者嘆服。　仁廟知之，賜舜再落髮，仍居栖賢。

唐宣宗微時，武宗疾其賢，數欲殺之。宦者仇公武保佑之，事迫，公武為薙髮作比丘，使逸游，故天下名山多所登賞。至杭州，鹽官禪師安公者，江西馬祖之高弟，一見異之，待遇特厚，故宣宗留鹽官甚久。及即位，思見之，而安公化去久矣。先是，武宗盡毀吾教，至是復興之。雖法之隆替系於時，然庸詎知其力非安公致之耶？仇公武之德不愧漢邴吉，而新書略之，獨班班見於安禪師傳，

為可嘆也。嘗有贊其像者曰：已將世界等微塵，空裏浮華夢裏身。勿謂龍顏便分別，故應天眼識天人。
贊寧作大宋高僧傳，用十科為品流，以義學冠之，已可笑。又列嵓頭豁禪師為苦行，智覺壽禪師為興福。雲門大師，僧中王也，與之同時，竟不載，何也？
長沙岑禪師因僧亡，以手摩之曰：大眾！此僧却真實為諸人提綱商量，會麼？乃有偈曰：目前無一法，當處亦無人。蕩蕩金剛體，非妄亦非真。又曰：不識金剛體，却喚作緣生。十方真寂滅，誰在復誰行？雪峰和尚亦因見亡僧，作偈曰：低頭不見地，仰面不見天。欲識金剛體，但看髑髏前。玄沙曰：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，萬里神光頂後相。有僧問法眼：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？答曰：是汝面前。又問：遷化向什麼處去？答曰：亡僧幾曾遷化？進曰：爭奈即今何？答曰：汝不識亡僧。近代尊宿不復以此旨曉人，獨晦堂老師時一提起，作南禪師圓寂日偈曰：去年三月十有七，一夜春風撼籌室。三角麒麟入海中，空餘片月波心出。真不掩偽，曲不藏直。誰人為和雪中吟？萬古知音是今日。又曰：昔人去時是今日，今日依前人不來。今既不來昔不往，白雲流水空悠哉！誰云秤尺平？直中還有曲。誰云物理齊？種麻還得粟。可憐馳逐天下人，六六元來三十六。
南禪師居積翠時，以佛手、驢脚、生緣語問學者，答者甚眾，南公瞑目如入定，未嘗可否之，學者趨出，竟莫知其是非，故天下謂之三關語。晚年自作偈三首，今只記其二曰：我手佛手齊舉，禪流直下薦取，不動干戈道處，自然超佛越祖。我脚驢脚並行，步步皆契無生，直待雲開日現，此道方得縱橫。雲蓋智禪師嘗為予言曰：昔日再入黃檗，至坊塘見一僧自山中來，因問：三關語兄弟近日如何商量？僧曰：有語甚妙，可以見意。我手何似佛手？曰：月下弄琵琶。或曰：遠道擎空鉢。我脚何似驢脚？曰：鷺鷥立雪非同色。或曰：空山踏落花。如何是汝生緣處？曰：某甲某處人。時戲之曰：前塗有人問上座：如何是佛手、驢脚、生緣意旨？汝將遠道擎空鉢對之耶？鷺鷥立雪非同色對之耶？若俱將對，則佛法混濫；若揀擇對，則機事偏枯。其僧直視無所言。吾謂曰：雪峰道底
夾山會禪師初住京口竹林寺，升座，僧問：如何是法身？答曰：法身無相。如何是法眼？答曰：法眼無瑕。時道吾笑於眾中，會遙見，因下座問曰：上座適笑，笑何事耶？道吾曰：笑和尚一等行脚，放複子不著所在。會曰：能為我說否？對曰：我不會說，秀州華亭有船子和尚，可往見之。會因散眾而往，船子問曰：大德近住何寺？對曰：寺則不住，住則不寺。船子曰：不寺似箇什麼？對曰：不是目前法。船子曰：何處學得來？對曰：非耳目所到。船子

笑曰：一句合頭語，萬劫繫驢橛。嗟乎！於今叢林師受弟子，例皆禁絕悟解，推去玄妙，唯要直問直答，無則始終言無，有則始終言有，毫末差誤，謂之狂解。使船子聞之，豈止萬劫繫驢橛而已哉！由此觀之，非特不善悟，要亦不善疑也。善疑者，必思三十三祖授法之際，悟道之緣，其語言具在，皆可以理究，以智知。獨江西石頭而下諸大宗師，以機用應物，觀其問答，溟涬然令人坐睡。其道異諸祖耶？則嗣其法；其不異耶？則所言乃爾不同。故知臨濟大師曰：大凡舉論宗乘，須一句中具三玄，一玄中具三要。有玄有要者，蓋明此也。不知者指為門庭建立，權時語言，可悲也。

天衣懷禪師說法於淮山，三易法席，學者追崇，道顯著矣。然猶未敢通名字於雪竇，雪竇已奇之。僧有誦其語，至曰：譬如鴈過長空，影沈寒水。鴈無遺蹤之意，水無沈影之心。因搏髀嘆息，即遣人慰之，懷乃敢一通狀問起居而已。溈山真如禪師從真點胸游最久，叢林戶知之，然對客未嘗一言及其平昔見聞之事。至圓寂日，展畫像，但薦茶果而已。二大老識度甚遠，退託凉薄以諷後學，可謂善推尊其師者也。

雲菴和尚居洞山時，僧問：華嚴論云：以無明住地煩惱，便為一切諸佛不動智。一切眾生皆自有之，只為智體無性無依，不能自了，會緣方了。且無明住地煩惱，如何是成諸佛不動智？理極深玄，絕難曉達。雲菴曰：此最分明，易可了解。時有童子方掃除，呼之回首。雲菴指曰：不是不動智。却問：如何是汝佛性？童子左右視，惘然而去。雲庵曰：不是住地煩惱。若能了之，即今成佛。又嘗問講師曰：火災起時，山河大地皆被焚盡，世間空虛，是否？對曰：教有明文，安有不是之理？雲庵曰：如許多灰燼，將置何處？講師舌大而乾，笑曰：不知。雲庵亦大笑曰：汝所講者，紙上語耳。其樂說無礙之辨，答則出人意表，問則學者喪氣。蓋無師自然之智，非世智可當，真一代法施主也。

二祖大師服勤累年，至於立雪斷臂，而達磨僅以一言語之。牛頭懶融，枯禪窮山，初無意於有聞，而四祖自往說法。祖師之於師弟子之際，其必有旨耶？

楊文公談苑記沙門寶誌銅牌記讖未來事云：有一真人在冀川，開口張弓在左邊，子子孫孫萬萬年。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，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，期以應之，而　宣祖之諱正當之也。又記周世宗悉毀銅像鑄錢，謂宰相曰：佛教以謂頭目髓腦有利於眾生，尚無所惜，寧復以銅像愛乎？銅州大悲甚靈，應當擊毀。以斧擊其胸，鑱破之。　太祖親見其事。後世宗北征，病疽發胸間，咸謂其報應，太祖因信重釋教。歐陽文忠公歸田錄首記太祖初幸相國寺，問僧錄贊寧：可拜佛否？寧奏曰：不拜。問其故，寧曰：見在佛不拜過去

佛。因以為定制。二公所記，皆有深意，決非苟然。予聞君子樂與人為善，雖善不善謂之矜。文忠公每恨平心為難，豈真然耶？

唐僧元曉者，海東人。初航海而至，將訪道名山，獨行荒陂。夜宿塚間，渴甚，引手掬水于穴中，得泉甘凉。黎明視之，髑髏也。大惡之，盡欲嘔去。忽猛省，嘆曰：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髑髏不二。如來大師曰：三界唯心，豈欺我哉！遂不復求。師即日還海東，疏華嚴經，大弘圓頓之教。予讀其傳至此，追念晉樂廣酒盃蛇影之事，作偈曰：夜塚髑髏元是水，客盃弓影竟非蛇。箇中無地容生滅，笑把遺編篆縷斜。

棗栢大士、清凉國師，皆弘大經，造疏論，宗於天下。然二公制行皆不同。棗栢則跣行不滯，超放自如，以事事無礙行心。清凉則精嚴玉立，畏五色冀，以十願律身。評者多喜棗栢坦宕，笑清凉縛束，意非華嚴宗所宜爾也。予曰：是大不然。使棗栢薙髮作比丘，未必不為清凉之行。盖此經以遇緣即宗合法，非如餘經有局量也。晉鳩摩羅什兒時，隨母至沙勒，頂戴佛鉢。私念：鉢形甚大，何其輕耶？即重失聲下之。母問其故，對曰：我心有分別，故鉢有輕重耳。予以是知一切諸法，隨念而至，念未生時，量同太虛。然則即今見行分別者，萬類紛然，何故靈驗不等？曰：是皆亂想虛妄，如困夢中事，心力昧略微劣故也。嗟乎！人莫不有忠孝之心也，而王祥臥冰則魚躍，耿恭祝井則泉冽，何也？盖其養之之專，故靈驗之應，速如影響。

菩提達磨初自梁之魏，經行於嵩山之下，倚杖於少林，面壁燕坐而已，非習禪也。久之，人莫測其故，因以達磨為習禪。夫禪那，諸行之一耳，何足以盡聖人？而當時之人以之為史者，又從而傳茲習禪之列，使與枯木死灰之徒為伍。雖然，聖人非止於禪那，而亦不違禪那，如易出乎陰陽，而亦不違乎陰陽。

舊說四祖大師居破頭山，山中有無名老僧，唯植松，人呼為栽松道者。嘗請於祖曰：法道可得聞乎？祖曰：汝已老，脫有聞，其能廣化耶？儻能再來，吾尚可遲汝。乃去，行水邊，見女子浣衣，揖曰：寄宿得否？女曰：我有父兄，可往求之。曰：諾，我即敢行。女首肯之，老僧回策而去。女，周氏季子也，歸輒孕。父母大惡，逐之。女無所歸，日庸紡里中，夕於眾館之下。已而生一子，以為不祥，弃水中。明日見之，泝流而上，氣體鮮明，大驚，遂舉之。成童，隨母乞食，邑人呼為無姓兒。四祖見於黃梅道中，戲問之曰：汝何姓？曰：姓固有，但非常姓。祖曰：何姓？曰：是佛性。祖曰：汝乃無姓耶？曰：姓空故無。祖化其母，使出家，時七歲。眾館今為寺，號佛母，而周氏尤盛。去破頭山佇望間，道者肉身尚在。黃梅東禪有佛母塚，民塔其上。傳燈錄、定祖圖記：忍大師姓

周氏者，從母姓也。大宋高僧傳乃曰：釋弘忍，姓周氏。其母始娠移月，光照庭室，終夕若晝，異香襲人，舉家欣駭。安知眾館本社屋，生時置水中乎？又曰：其父偏愛，因令誦書，不知何從得此語？其敘事妄誕，大率類此。開元中，文學閻丘均為塔碑，徒文而已。會昌毀廢，唐末烽火更遭蹂踐，愈不可考。知其書謬者，母氏周，而曰有父故也。無為子嘗贊其像曰：人孰無父，祖獨有母。其母為誰，周氏季女。濁港滔滔入大江，門前依舊長安路。

斷際禪師初行乞於雒京，吟添鉢聲，一嫗出棘扉間曰：太無猒，足生。斷際曰：汝猶未施，反責無猒，何耶？嫗笑掩扉，斷際異之，與語，多所發藥。辭去，嫗曰：可往南昌見馬大師。斷際至江西，而大師已化去，聞塔在石門，遂往禮塔。時大智禪師方結廬塔傍，因敘其遠來之意，願聞平昔得力言句。大智舉一喝三日耳聾之語示之，斷際吐舌大驚，相從甚久。暮年，始移居新吳百丈山。考其時，嫗死久矣。而大宋高僧傳曰：嫗祝斷際見百丈。非也。

雲居佛印禪師曰：雲門和尚說法如雲，絕不喜人記錄其語，見必罵逐曰：汝口不用反記我語，佗時定販賣我去。今對機室中錄，皆香林明教以紙為衣，隨所聞隨即書之。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中，正如吹網欲滿，非愚即狂，可嘆也。

玄沙備禪師薪於山中，傍僧呼曰：和尚看虎。玄沙見虎，顧僧曰：是你。靈潤法師山行野燒，迅飛而來，同游者皆避之。潤安步如常，曰：心外無火，火實自心。謂火可逃，無由免火。火至而滅。嚴陽尊者單丁住山，蛇虎就手而食。歸宗常公刈草，見蛇芟之。傍僧曰：久聞歸宗，今日乃見一麤行沙門。常曰：你麤我麤耶？吾聞親近般若有四種驗心，謂就事、就理、入就、事理，出就事理之外。宗門又有四藏鋒之用，親近以自治，藏鋒之用以治物。

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，如傳燈錄所載，則曰：道悟得法於石頭，所居寺曰天皇，婺州東陽人，姓張氏。年十四出家，依明州大德披剃。年二十五，杭州竹林寺受具。首謁徑山國一禪師，服勤五年。大歷中，抵鍾陵，謁馬大師。經二夏，乃造石頭。元和丁亥四月示疾，壽六十，臘三十五。及觀達觀禪師所集五家宗派，則曰：道悟嗣馬祖。引唐丘玄素所譔碑文幾千言，其略曰：師號道悟，渚宮人，姓崔氏，即子玉後胤也。年十五，於長沙寺禮曇翥律師出家。二十三，詣嵩山律德，得尸羅，謁石頭。扣寂二年，無所契悟，乃入長安親忠國師。三十四，與侍者應真南還，謁馬大師。大悟於言下祝曰：他日莫離舊處。故復還渚宮。元和十三年戊戌歲四月初示疾，十三日歸寂，壽八十二，臘六十三。考其傳，正如兩人。然玄素所載曰：有傳法一人崇信，住澧州龍潭。南嶽讓禪師碑，唐聞人歸登撰，列法孫數人于後，有道悟名。圭峰答裴相國宗趣狀，列馬

祖之嗣六人，首曰江陵道悟，其下注曰：兼稟徑山。今妄以雲門、臨濟二宗競者，可發一笑。

草堂禪師牋要曰：心體靈知不昧，如一摩尼珠，圓照空淨，都無差別之相。以體明故，對物時能現一切色相，色自差而珠無變易，如珠現黑。時人以珠為黑者，非見珠也；離黑覓珠者，亦非見珠也；以明黑都無為珠者，亦非見珠也。馬祖說法，即妄明真，正如以黑為珠。神秀說法，令妄盡方見覺性者，離妄求真，正如離黑覓珠。牛頭說法，一切如夢，本來無事，真妄俱無，正如明黑都無為珠。獨荷澤於空相處，指示知見，了了常知，正如正見珠體，不顧眾色也。密以馬祖之道，如珠之黑，是大不然，即妄明真，方便語耳。略知教乘者皆了之，豈馬祖應聖師遠識，為震旦法主，出其門下者，如南泉、百丈、大達、歸宗之徒，皆博綠三藏，熟爛真妄之論，爭服膺師尊之，而其道乃止於如珠之黑而已哉。又以牛頭之道，一切如夢，真妄俱無者，是大不然。觀其作心王銘曰：前際如空，知處迷宗。分明照境，隨照冥濛。縱橫無照，最微最妙。知法無知，無知知要。一一皆治知見之病。而荷澤公然立知見，優劣可見，而謂其道如明黑，都無為珠者，豈不重欺吾人哉。至如北秀之道，頓漸之理，三尺童子知之，所論當論其用心。秀公為黃梅上首，頓宗直指，縱曰機器不逮，然亦飫聞飽參矣，豈自甘為漸宗徒耶。蓋祖道于時疑信半天下，不有漸，何以顯頓哉。至於紛爭者，皆兩宗之徒，非秀心也。便謂其道止如是，恐非通論。吾聞大聖應世，成就法道，其權非一，有顯權，有冥權。冥權即為異道，為非道，顯權則為親友，為知識，庸詎知秀公非冥權也哉。

唐僧復禮有法辯，當時流輩推尊之。作真妄偈，問天下學者曰：真法性本淨，妄念何由起？從真有妄生，此妄何所止？無初即無末，有終應有始。無始而無終，長懷懵茲理。願為開玄妙，析之出生死。清凉國師答曰：迷真妄念生，悟真妄即止。能迷非所迷，安得長相似？從來未曾悟，故說妄無始。知妄本自真，方是恒妙理。分別心未忘，何由出生死？圭峰禪師答曰：本淨本不覺，由斯妄念起。知真妄即空，知空妄即止。止處名有終，迷時號無始。因緣如幻夢，何終復何始？此是眾生源，窮之出生死。又曰：人多謂真能生妄，故妄不窮盡。為決此理，重答前偈曰：不是真生妄，妄迷真而起。悟妄本自真，知真妄即止。妄止似終末，悟來似初始。迷悟性皆空，皆空無終始。生死由此迷，達此出生死。予味二老所答之辭，皆未副復禮問意。彼問真法本淨，妄念何由而起？但曰迷真不覺，則孰不能答耶？因為明其意，作偈曰：真法本無性，隨緣染淨起。不了號無明，了之即佛智。無明全妄情，知覺全真理。當念絕古今，底處尋終始？本自離言詮，分別即生死。

雲菴和尚嘗曰：諸佛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。如起信曰：若有眾生來求法者，隨己能解，方便為說。不應貪著名利恭敬，唯念自利利他，回向菩提故者，為弘法太峻者言之也。圓覺曰：末世眾生欲修行者，應當盡命供養善友，事善知識。彼善知識欲來親近，應斷瞋恨，現逆順境，猶如虛空者，為求道不精進者言之也。雖然，為弟子者能不忘精進，則為師者不害於太峻。方今學者未能盡致敬之禮，而責以慳法，則過矣。侍者進曰：然則三世如來法施之式，可得聞乎？曰：法華曰：於一切眾生平等說法，以順法故，不多不少。乃至深愛法者，亦不為多說。此佛之遺意也。

達觀穎禪師初出東吳，年纔十六七，泊舟秦淮，宿奉先寺。時寺皆講人，見其禪者，又少之，不為禮。穎讓曰：佛記比丘惡客，比丘至者法將滅，爾輩安為之耶？有畜者曰：上人即主此，敬客未晚。穎笑曰：我顧未暇居此，然能易道行者，使飯十方僧，報佛恩耳。時內翰葉公清臣守金陵，穎袖書謁之。葉公曰：昨晚至此，何以知建寺始末之詳如此乎？對曰：夜閱舊碑知之。因極言律居之弊，敗傷風化。葉公大奇之，奉先緣是乃為禪林。吳中講師多譏諸祖傳法偈無譯人，禪者與之辨，失其真，適足以重其謗。穎諭之曰：此達磨為二祖言者也，何須譯人耶？如梁武初見之，即問：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答曰：廓然無聖。進曰：對朕者誰？又曰：不識。使達磨不通方言，則何於是時便能爾耶？講師不敢復有辭。其挫服魔外之氣，無師自然之智，發自妙齡，而遇事則應，無所疑畏，天性則然。後為石門聰之嗣，首山嫡孫也。

涅槃經：迦葉菩薩白佛言：世尊！如佛所說，諸佛世尊有秘密藏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諸佛世尊唯有密語，無密藏。譬如幻主機關木人，人雖覩見屈伸俯仰，莫知其內而使之然。佛法不爾，咸令眾生悉得知見，云何當言佛世尊有秘密藏？佛讚迦葉：善哉，善哉！善男子！如汝所言，如來實無秘密之藏。何以故？如秋滿月，處空顯露，清淨無翳，人皆觀見。如來之言亦復如是，開發顯露，清淨無翳。愚人不解，謂之秘藏；智者了達，則不名藏。又曰：又無語者，猶如嬰兒，言語未了，雖復有語，實亦無語。如來亦爾，語未了者，即秘密之言，雖有所說，眾生不解，故名無語。故石頭曰：乘言須會宗，勿自立規矩。藥山曰：更須自看，不得絕却言語。我今為汝說者箇語，顯無語底。長慶曰：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，且不說傳語，且道心作麼生傳？若也無言啟蒙，何名達者？雲門曰：此事若在言語上，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說？因什麼道教外別傳？若從學解機智得，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，猶被佛呵，見性如隔羅縠。以此故知，一切有心，天地懸殊。雖然如是，若是得底人，

道火何曾燒著口耶？予每曰：衲子於此徹去，方知諸佛無法可說，而證言說法身。如何是言說法身？自答曰：斷頭船子下楊州。

王文公曰：佛與比丘辰巳間應供，名為齋者，與眾生接，不可不齋。又以佛性故，等視眾生，而以交神之道見之。故首楞嚴曰：嚴整威儀，肅恭齋法。又曰：梵語三昧，此云正定。正定中所受境界，謂之正受，異於無明所緣受。故圓覺曰：三昧正受。釋者謂梵語三昧，此云正受。而寶積云：三昧及正受。則此釋非也。

曹溪大師將入涅槃，門人行瑫、超俗、法海等問：和尚法何所付？曹溪曰：付囑者，二十年外於此地弘揚。又問：誰人？答曰：若欲知者，大庾嶺上以網取之。圭峰欲立荷澤為正傳的付，乃文釋之曰：嶺者，高也。荷澤姓高，故密示之耳。欲抑讓公為旁出，則曰讓。則曹溪門下旁出之汎徒，此類數可千餘。嗚呼！逐鹿者不見山，攫金者不見人，殆非虛言。方密公所見唯荷澤，故諸師不問是非，例皆毀之。如大庾嶺上以網取之之語，是大師末後全提妙旨，而輒以意求讓公僧中之王，而謂之汎徒。詳味密公之意，可以發千載之一笑。

老安國師有言曰：金剛經曰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無所住者，不住色、不住聲、不住迷、不住悟、不住體、不住用。而生其心者，即一切法而顯一心。若住善生心即善現，若住惡生心即惡現，本心即隱沒。若無所住，十方世界唯是一心。信知曹溪大師云：風幡不動是心動。脩山主有偈曰：風動心搖樹，雲生性起塵。若明今日事，暗却本來人。

有僧問晦堂老人曰：五祖前身栽松道者，嘗託周氏女而生。彼三緣不和合，何從而生耶？老人笑曰：汝聞樹提伽生於火中，伊尹生於空桑乎？對曰：聞之。汝於彼二人，乃不疑其生不由三緣，而獨疑五祖耶？方今士大夫之留意宗乘者，皆以此為疑。及聞此語，莫不釋然。予以謂老人所示，未欲極教乘之本意，第就其機息狂情耳。馬大師曰：佛是能仁，有智慧，善機宜，能破一切眾生疑網，出離有無等縛。其斯之謂歟？

宗鏡錄曰：雖然，心即是業，業即是心，既從心生，還從心受，如何現今消其妄業報？答曰：但了無作，自然業空。所以云：若了無作惡業，一生成佛。又曰：雖有作業，而無作者，即是如來秘密之教。又凡作業，悉是自心橫計外法，還自對治，妄取成業。若了心不取境，境自不生，無法牽情，云何成業？予嘗作偈釋其旨曰：舉手炷香，而供養佛，其心自知，應念獲福。舉手操刀，恣行殺戮，其心自知，死入地獄。或殺或供，一手之功，云何業報，罪福不同？皆自橫計，有如是事，是故從來，枉沈生死。雷長芭蕉，銕轉

磁石，俱無作者，而有是力。心不取境，境亦自寂，故如來藏，不許有識。

維摩經曰：入不思議境，如借座燈王，取飯香土，促演其日劫大小之相容，可以神會妙旨。至曰：一切聲聞，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，皆應號泣，聲震三千大千世界，極難解通。首楞嚴曰：一人發真歸源，十方虛空悉皆消殞。見道者妄盡覺明，自見空殞可也。而下文乃又曰：一切魔王，見其宮殿無故坼裂，為難和會。古諸法師，俱有注釋，校其所論，未容無說。

臨濟大師建立四賓主，今徒閱其語，竟莫能分辨之。知之者未必真，不知者以為苟然。又有四喝：一喝如金剛王寶劍，一喝如踞地師子，一喝如探竿影草，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。如踞地師子、探竿影草，後學往往不省其何等語，安能識其意耶？不過曰：此古人一期建立之辭耳，何足問哉？然則臨濟之言，遂為虛語也。今係其偈於此，曰：金剛王劒，覿露堂堂，才涉唇吻，即犯鋒鋩。踞地師子，本無窠臼，顧佇之間，即成滲漏。探竿影草，莫入陰界，一點不來，賊身自敗。有時一喝，不作喝用，佛法大有，只是牙痛。

予游長沙，至鹿苑，見岑禪師畫像，想見其為人，作岑大蟲贊并序曰：如來世尊語阿難曰：汝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。幻妄稱相，其性真為妙覺明體。龍勝菩薩曰：諸法不自生，亦不從他生，不共不無因，是故說無生。以佛祖之辯，談心法之妙，其清淨顯露，如掌中見物，無可疑者。而末世眾生卒不明了者，蓋其迷妄之極，非其所聞之習故也。禪師憫之，故於所習之境譬之曰：若心是生，則夢幻空華亦應是生；若身是生，則山河大地、森羅萬象亦應是生。大哉言乎！與首楞嚴、中觀論相終始也。禪師，大寂之孫，南泉之子，趙州之兄，開法於長沙之鹿苑。當時衲子倔強如仰山者，猶下之而呼以為岑大蟲云。為之贊曰：長沙大蟲，聲威甚重，獨眠空林，百獸震恐。寂子兒癡，見不知畏，引手捋鬚，幾缺其耳。大空小空，是虎是你，如備與覺，可撩其尾。嗟今衲子，眼如裴旻，但見其彪，安識虎真？我拜公像，非存非沒，百尺竿頭，行塵勃勃。

白雲端禪師曰：天下叢林之興，大智禪師力也。祖堂當設達磨初祖之像於其中，大智禪師像西向，開山尊宿像東向，得其宜也。不當止設開山尊宿，而略其祖宗耳。雲居祐禪師曰：吾觀諸方長老示滅，必塔其骸。山川有限，而人死無窮，百千年之下，塔將無所容。於是於宏覺塔之東作卵塔，曰：凡住持者，自非生身不壞，火浴雨舍利者，皆以骨石填於此。其西又作卵塔，曰：凡眾僧化，皆藏骨石於此。謂之三塔。二大老識度高遠，可為後世法。然孤論難持，犯眾難成，卒必有賞音者，吾將觀焉。

東京覺嚴寺有誠法師，講華嚴經，歷席最久，學者依以揚聲。其為人純至，少緣飾，高行遠識，近世講人，莫有居其右者。元祐初，高麗僧統航海至，上表乞傳持賢首宗教，歸本國流通。奉聖旨下兩街，舉可以授法者。有司以師為宜，上表辭免曰：臣雖刻意講學，識趣淺陋，特以年運已往，妄為學者所推。今異國名僧，航海問道，宜得高識博聞者為之師。竊見杭州慧因院僧道源，精練教乘，旁通外學，舉以自代，實允公議。奉聖旨依所乞，敕差朝奉郎揚傑館伴，至錢塘受法。

予建中靖國之初，故人處獲洞山初禪師語一編，福嚴良雅所集。其語言宏妙，真法窟爪牙。大略曰：語中有語，名為死句；語中無語，名為活句。未達其源者，落在第八魔界中。又曰：言無展事，語不投機。乘言者喪，滯句者迷。於此四句語中見得分明，也作箇脫洒衲僧，根椽片瓦，粥飯因緣，堪與人天為善知識。於此不明，終成莽鹵。雲菴平生說法，多稱初悟門度越格量。偶閱舊記，見其寄道友偈并序曰：昔洞山參雲門悟旨，於言下入佛正知見，所有炙脂帽子、鶻臭布衫皆脫去。以四句偈明其悟，盖得展事自在之用，投機善巧之風。故其應機接物，不乘言，不滯句，如師子王得大自在，於哮吼時百獸震駭，盖法王法如是故也。又世所傳見雲門者，皆坐脫立亡，何哉？以無佛法知見故也。因隨句釋以奉寄曰：大用現前能展事，春來何處不開花？放伊三頓參堂去，四海當知共一家。又曰：千差萬別解投機，明眼宗師自在時。北斗藏身雖有語，出群消息少人知。又曰：游山翫水便乘言，自己商量總不偏。鶻臭布衫脫未得，且隨風俗度流年。又曰：滯句乘言是瞽聾，參禪學道自無功。悟來不費纖毫力，火裏蜘蟟吞大蟲。

宗道者，不知何許人。往來舒、蘄間，多留於投子。性嗜酒，無日不醉。村民愛敬之，每餉以醇醪。居一日，方入浴，聞有尋宗者，度其必送榼至，裸而出，得酒徑去。人皆大笑，而宗傲然不怍。嘗散衣下山，有逆而問者曰：如何是道者家風？對曰：袈裟裹草鞋。問：意旨如何？曰：赤脚下桐城。陳退夫初赴省幃，過宗，戲問曰：瓘此行欲作狀元，得否？宗熟視曰：無時即得。莫測其言也。而退夫果以第三名上第，時彥作魁，方悟無時之語。宗見雪竇而超放自如，言法華之流也。

雪竇初在大陽玄禪師會中典客，與僧夜語，雌黃古今，至趙州栢樹子因緣，爭辨不已。有行者立其旁，失笑而去。客退，雪竇呼至，數之曰：對賓客敢爾耶？對曰：知客有定古今之辯，無定古今之眼，故敢笑。曰：且趙州意汝作麼生會？因以偈對曰：一兔橫身當古路，蒼鷹纔見便生擒。後來獵犬無靈性，空向枯樁舊處尋。雪竇

大驚，乃與結友。或云即承天宗禪師也。予謂聞此可以想見當時法席之盛也。

晦堂老人嘗以小疾醫寓漳江，轉運判官夏倚公立往見之。因劇談妙道，至會萬物為自己，及情與無情共一體。時有犬臥香案下，以壓尺擊，又擊香案曰：犬有情即去，香案無情自住。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去？夏不能答。晦堂曰：纔入思惟，便成剩法，何曾會物為己耶？老黃龍入滅，道俗請繼主道場。法席之盛，初不減平時。然性真率，不樂從事。五求解去，乃得謝事閑居，而學者益親。謝景溫師直守潭州，虛大潙以致之，三辭弗往。又囑江西彭汝礪器資，請所以不應長沙之意。晦堂曰：願見謝公，不願領大潙也。馬祖、百丈已前無住持事，道人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濵而已。其後雖有住持，王臣尊禮為人天師。今則不然，掛名官府，如有戶籍之民，直遣伍伯追呼耳，豈可復為也？器資以斯言反命。師直由是致書，願得一見，不敢以住持相屈，遂往長沙。蓋於四方公卿，意合則千里應之，不合則數舍亦不往也。開法黃龍十二年，退居菴頭二十餘年。天下指晦堂為道之所在，蓋末世宗師之典刑也。

圓通祖印訥禪師告老於郡，乞請承天端禪師主法席，郡可其請。端欣然而來，自以少荷大法，前輩讓善叢林，責己甚重，故敬嚴臨眾，以公滅私，於是宗風大振。未幾年，訥公厭閒寂，郡守至，自陳客情，太守惻然目端，端笑唯唯而已。明日登座曰：昔日大法眼禪師有偈曰：難難難是遣情難，情盡圓明一顆寒。方便遣情猶不是，更除方便太無端。大眾且道情作麼生遣？喝一喝，下座，包腰而去。一眾大驚，遮留之不可，叢林至今敬畏之。

南禪師住廬山歸宗，火一夕而燼，大眾譁譟動山谷，而黃龍安坐如平時。桂林僧洪準欲掖之而走，顧見叱之，準曰：和尚縱厭世間，慈明法道何所賴耶？因徐整衣起，而火已及座榻矣。坐是入獄，郡吏發其私忿，考掠百至，絕口不言，唯不食而已。兩月而後得釋，鬚髮不剪，皮骨僅存。真點胸迎於中塗，見之不自知，泣下曰：師兄何至是也？黃龍叱曰：者俗漢！真不覺拜之。蓋其不動如山類如此。

曹山虯章禪師初辭洞山悟本，本曰：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，事窮的要，今付受汝。汝善護持，無令斷絕，遇真法器，方可傳委。直須秘密，不得影露，恐屬流布，喪滅吾宗。夫末法時代，人多乾慧，若要辨認向去之人真偽，有三種滲漏，當機直須具眼：一、見滲漏者，機不離位，墮在毒海；二、情滲漏者，智常向背，見處偏枯；三、語滲漏者，體妙失宗，機昧終始，濁智流轉。於此三種，子宜知之。又綱要三偈，初敲倡俱行，曰：金針雙鎖備，狹路隱全該，寶印當空妙，重重錦縫開。其次金鎖玄路，曰：交牙明

中暗，功齊轉覺難，力窮尋進退，金鎖網鞔鞔。又其次理事俱不涉，曰：理事俱不涉，回照絕幽微，背風無巧拙，電火爍難追。衲子當機，能如電火難追，則方透三種滲漏。圓覺曰：眾生為解礙，菩薩未離覺。故知脫生死於言下，自非上根大智，何以臻此？大愚以黃檗為老婆，良有以也。黃檗每曰：決定不流至第二念，就中方入我宗門。蓋宗乘有旨趣，下流不悟，妄生同異，欲望大法之興，不亦難乎？

龍牙和尚作半身寫照，其子報慈、匡化為之贊曰：日出連山，月圓當戶。不是無身，不欲全露。二老，洞山、悟本兒孫也。故其家風，機貴回互，使不犯正位；語忌十成，使不墮今時。而匡化匠心獨妙，語不失宗，為可貴也。餘杭政禪師嘗自寫照，又自為之贊曰：貌古形踈倚杖黎，分明畫出須菩提。解空不許離聲色，似聽孤猿月下啼。政公，超然奇逸人也。故其高韻如光風霽月，詞致清婉，而道味苦嚴。古今贊偈甚多，予尤愛此二篇。

圭峰日用偈曰：作有義事，是惺悟心。作無義事，是散亂心。散亂隨情轉，臨終被業牽。惺悟不由情，臨終能轉業。偶閱唐史，李訓之敗，被綠衣詭言黜官，走終南依密。密欲匿之，其徒不可，乃奔鳳翔，為盩厔吏所執。訓死，仇士良捕密詰之，怡然曰：與訓游久，吾法遇難則救，初無愛憎，死固吾分。予謂比丘於唐交士大夫者，或見於傳記，多犯法辱教，而圭峰獨超然如此，為史者亦欣然點筆疾書，蓋其履踐之明也。觀其偈，則無不欲透脫情境，譬如香象擺壞鐵鏁，自在而去，豈若蠅為唾所涴哉？

雲菴住歸宗時，方送法眼大師茶毗，時雨新霽，泥方滑，道忽蹉倒，大眾爭掖而起，舉火把曰：法眼茶毗，歸宗遭攆。呈似大眾，更無可說。

石頭大師作參同契，其末曰：謹白參玄人，光陰莫虛度。法眼禪師注曰：住！住！恩大難酬，法眼可謂見先德之心矣。眾生日用以妄想顛倒自蔽光明，故多遺時失候，謂之虛度光陰。有道者無他，能善用其心耳。故趙州曰：一切但仍舊。從上諸聖無不從仍舊中得。

大智度論曰：眾生心性猶如利刀，唯用割泥，泥無所成，刀日就損。理體常妙，眾生自麤。能善用之，即合本妙。首楞嚴曰：佛謂阿難：譬如琴瑟、箜篌、琵琶，雖有妙音，若無妙指，終不能發。汝與眾生亦復如是，寶覺真心各各圓滿，如我按指，海印發光。汝暫舉心，塵勞先起。華嚴偈曰：若人欲識佛境界，當淨其意如虛空。遠離妄想及諸見，令心所向皆無礙。

大智禪師曰：夫教語皆是三句相連，初、中、後善。初直須教渠發善心，中破善，後始明善。菩薩即非菩薩，是名菩薩法。非法非非法，總與麼也。若即說一句答，令人入地獄。若三句一時說，渠自

入地獄，不干教主事。故知古大宗師說法，皆依佛祖法式。不知者以謂苟然語，如無著所釋金剛般若，是此意也。洞山安立五位，道眼明者，視其題目十五字排布，則見悟本老人。如曰：正中偏、偏中正、正中來、偏中至、兼中到是也。汾陽頌曰：五位參尋切要知，纖毫纔動即差違。金剛透匣誰能解，唯有那叱第一機。舉目便令三界淨，振鈴還使九天歸。正中妙挾通回互，擬議鋒鋩失却威。金剛般若曰：如我說法，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西天此土，聖賢釋者，無慮千餘人，然莫如無著得佛之意。雙林大士，又從而申明之。無著於此，判為言說法身。意以謂筏者，言說也。雖與人俱，然亦不類。如筏行水中，而實不住。非法者，二邊也。在筏且不類，豈於二邊而止住耶？故曰：何況非法。大士偈曰：渡河須用筏，到岸不須舡。人法俱名執，悟理誰勞詮。中流仍被溺，誰論在二邊。有無如取一，即被污心田。故曹洞宗旨，有混不得，類不齊之語也。

雲峰悅禪師再游泐潭，重會南禪師，敘別講舊，相得甚懽。久之，更使一見石霜。慈明老人既至石霜，憩於山前莊，聞其坦率之風，悔來，因不復過門，徑造南岳福嚴。未期月，掌記室。俄長老賢公化去郡，以慈明來居之。初聞夜參，貶剝諸方異解，皆其平生艱難而得者，於是歎服，即投誠問道，三往三被罵而退，不勝忿，業已歸之。明日復往，慈明罵如故，因啟曰：某唯以不解故來問善知識，宜施方便，不蒙開示，專以罵為，豈從上所以授法之式耶？慈明驚曰：南書記！我謂汝是箇人，乃作罵會耶？黃龍聞其語，如桶底脫，拜起汗下，從容論趙州因緣，呈偈曰：傑出叢林是趙州，老婆勘破沒來由。如今四海清如鏡，行人莫與路為讎。慈明閱之，笑曰：偈甚佳。但易一字曰：老婆勘破有來由。其機智妙密又如此。黃龍辭去，白曰：大事畢竟如何？慈明訶曰：著衣喫飯不是畢竟，痾屎送尿不是畢竟。予嘗游福嚴，覽其山川之形勝，讀思大所記曰：此山增人之志力，居之者多得道，故祖宗授法莫不因之，雖大法之興必依之人。然馬祖於此受讓公記莂，其道大振於江西。今慈明、黃龍事迹復相類，亦足怪也。

生法師曰：敲空作響，擊木無聲。法眼禪師忽聞齋魚聲，謂侍者曰：還聞麼？適來若聞，如今不聞；如今若聞，適來不聞。會麼？有僧嘗登三生藏，取思大平生所持錫立之，疑慮橫生，終不能定。忽自念曰：當一切放下却。即舉錫置之，錫卓然不傾。以問予：其故何哉？予曰：非特於錫則然，凡事若有心，即成差悞。試觀兒輩剪紙，擬心即失，不擬心徑往無難。故道人不可須臾忘照也。

首楞嚴曰：汝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。涅槃曰：譬如猛火不能燒薪，火出木盡，名為燒薪。般若燈論曰：根

境理同然，智者何驚異？衲子於此見徹，方入阿字法門。
康僧會，天竺人。吳赤烏十年，初至建業，營立茀茨，設像行道。孫權疑為矯異，召問曰：有何靈驗？對曰：如來遷迹，忽逾千載。遺骨舍利，神耀無方。昔阿育王起塔，至八萬四千。塔寺之興，表遺化也。權曰：若得舍利，當為造塔。如其虛妄，國有常刑。會請期七日，乃謂其屬，共結淨室，以銅瓶加瓦，燒香禮請。至期無應，會求伸至三七，忽聞瓶中鎗然有聲，果獲舍利。以示權，權與群臣聚觀，五色屬人。權大驚而起曰：希有之瑞也。釋曇諦，父肜，嘗為冀州別駕。母黃氏，晝寢，夢一僧呼為母，寄一麈尾，并鐵鏤書鎮二枚。既覺，而兩物俱存，因而懷娠，生諦。此二物，乃諦前身為宏覺法師，為姚萇講法華所獻。追繹宏覺捨命，正是寄物之日。會以真誠之至，能生致舍利。諦以大願所持，亦能死將長物。嗚呼！真誠大願之力，尚能反易生死，如意自在，況守護心城者耶？
莊子言：藏舟於壑，藏山於澤。釋者遣語如流，至曰藏天下於天下，未有不嗒然危坐，置筆而思者。晦堂老人嘗問學者：此義如何？對之甚眾。晦堂笑曰：汝善說道理。予作偈記其意曰：天下心知不可藏，紛紛嗅迹但尋香。端能百尺竿頭步，始見林梢掛角羊。又問：列子戴兩小兒，論日遠近不決，而質於孔子，孔子不答，其意何在？學者皆曰：聖如夫子，亦莫能辨此理，是以無說也。晦堂亦笑之。予作偈釋之曰：凉溫遠近轉增疑，不答當渠痛處錐。尚逐小兒爭未已，仲尼何獨古難知。
歐陽文忠公昔官洛中，一日游嵩山，却去僕吏，放意而往。至一山寺，入門，脩竹滿軒，霜清鳥啼，風物鮮明。文忠休於殿陛旁，有老僧閱經自若，與語，不甚顧答。文忠異之，曰：道人住山久如？對曰：甚久也。又問：誦何經？對曰：法華經。文忠曰：古之高僧，臨生死之際，類皆談笑脫去，何道致之耶？對曰：定慧力耳。又問：今乃寂寥無有，何哉？老僧笑曰：古之人念念在定慧，臨終安得亂？今之人念念在散亂，臨終安得定？文忠大驚，不自知膝之屈也。謝希深嘗作文記其事。
言法華梵相奇古，直視不瞬。時獨語笑，多行市里，褰裳而趨，或舉指畫空，佇立良久。從屠沽游，飲啗無所擇，道俗共目為狂僧。懷禪師未出家時，師見之，撫其背曰：德山、臨濟。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，對曰：本來無一物，一味總成真。僧問：世有佛否？對曰：寺裏文殊有。問：師為凡耶？聖耶？舉手曰：我不在此住。將示化，作遺偈，其旨不可曉也。已而曰：我從無量劫來，成就逝多國土，分身揚化，今南歸矣。語畢，右脇而寂。慶歷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也。

照覺禪師，元豐之間革東林律，居為叢林。天下衲子望風而集，咸信敬畏仰，以為肉身大士。其被賞識者必名聞諸方，然未嘗輕予人。羅漢小南禪師嗣雲居祐公，道眼明白，未為人知。嘗至東林，照覺鳴鐘集眾，出迎于清溪之上，其徒大驚。自是南之名日益顯著。佛印禪師再歸雲居，靈源叟初自龍山來，與眾群居，痛自韜晦。佛印陞座白眾，請以為座元，其禮數特異，靈源受之。叢林學者日親知晦堂老人法道有在矣。嗚呼！先德之成就法器，使增重於世，其法如此。堯非不能誅四凶、舉十六子也，留以遲舜耳。雖古聖人所為，莫能外是。二老其亦知此者歟？

古塔主去雲門之世無慮百年，而稱其嗣。青華嚴未始識大陽，特以浮山遠公之語，故嗣之不疑。二老皆以傳言行之自若，其於己甚重，於法甚輕。古之人於法重者，永嘉、黃檗是也。永嘉因閱維摩悟佛心宗而往見六祖，曰：吾欲定宗旨也。黃檗悟馬祖之意而嗣百丈，故百丈嘆以為不及也。

地藏琛禪師能大振雪峰、玄沙之道者，其秘重大法，恬退自處之効也歟！予嘗想見其為人，城隈古寺，門如死灰，道容清深，戲禪客曰：諸方說禪浩浩地，爭如我此間栽田博飯喫。有旨哉！

予初居黃龍山時，作禪和子十二時偈曰：吾活計，無可觀，但日日，長一般。夜半子，困如死，被虱咬，動脚指。雞鳴丑，粥魚吼，忙繫裙，尋襪紐。平旦寅，忽欠申，兩眉稜，重千斤。日出卯，自攪炒，眼誦經，口相拗。食時辰，齒生津，輸肚皮，虧口唇。禺中巳，眼前事，看見親，說不似。日南午，衣自補，忽穿針，全體露。日昳未，方破睡，洗開面，摸看鼻。晡時申，最天真，順便喜，逆便瞋。日入酉，壁掛口，鏡中空，日中斗。黃昏戌，作用密，眼開闔，烏啄律。人定亥，說便會，法身眠，無被盖。坐成叢，行作隊，活鱍鱍，無障礙。若動著，赤肉艾，本無一事可營為，大家相聚喫莖菜。

雲峰悅禪師初至高安大愚，見芝和尚，芝問曰：汝來何所求？對曰：擬學佛法。芝曰：佛法豈可容易學？趁色力強健，為眾乞飯一遭，學未晚。悅天姿純至，信受其言，即往行乞。既還，而芝移居翠嵓，悅又詣芝所，求入室，芝曰：佛法且置之，大眾夜寒須炭，更當乞炭一次，學未晚。悅又行乞，歲晏載炭歸，且求示誨，芝曰：佛法不怕爛却，維那方缺人，子當就職，勿辭也。遂鳴犍稚白眾請之，悅有難色，拜起追悔，欲弃去，業已當之，因中休，然恨不曉芝公之意果如何耳。一日，束破桶，引篾觸盆墮地，遂大悟，方見芝公用處，走見芝，芝笑呼曰：維那且喜大事了畢。悅未及吐一言，再拜，汗如雨而去。故其門風孤峻，未嘗有構之者。南禪師嘗語大寧老原曰：渠欲人人悟解如此，豈可得哉？

神鼎諲禪師少年時，與數耆宿游南岳。一僧舉論宗乘，頗博敏。會野飡山店中供辨，而僧論說不已。諲曰：上人言：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唯識唯心，眼聲耳色。何人之語？僧曰：法眼大師偈也。諲曰：其義如何？對曰：唯心故根境不相到，唯識故聲色摐然。諲曰：舌味是根境否？對曰：是。諲以箸挾菜置口，含胡而言曰：何謂相入耶？坐者相顧大驚，莫能加答。諲曰：路塗之樂，終未到家。見解入微，不名見道。參須實參，悟須實悟。閻羅大王，不怕多語。

金剛三昧經乃二覺圓通，示菩薩行也。初元曉造疏，悟其以本始二覺為宗，故坐牛車，置几案於兩角之間，據以草文。圓覺經以皆證圓覺無時無性為宗，故經首敘文，不標時處。及考其翻譯之代，史復不書。曉公設事表法，圓覺冥合佛意，其自覺心靈之影像乎？

曹溪六祖大師，方其韜晦時，雜居止於編民，混勞侶於商農，十有六年。蠻兒、海竪、販夫、竈婦，得以追呼爾汝。及其德加於人，道信於天下也，雖累朝天子，不得而師友之。其行聖賢之分，故莫知貴賤之異也。大宋高僧傳曰：天子累召，祖竟不往，曰：吾貞不揚，北人見之必輕法。是果祖師之言乎？不仁者之言也。至人何嘗以形骸為邮，況其天形道貞，以慈攝物者，其肯不自信耶？

石頭和尚庵於南臺有年，偶見負米登山者，問之，曰：送供米也。明日即移菴下梁端，遂終於梁端，有塔存焉。百丈寺在絕頂，每日力作以償其供。有勸止之者，則曰：我無德以勞人。眾不忍，藏去作具，因不食，故有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之語。先德卒身多如此。故六祖以石墜腰，牛頭負粮供眾。今少年芯蒻擎鉢顰頞曰：吾臂酸。

雪竇禪師作祖英頌古，其首篇頌初祖不契梁武曰闍國人追不再來，千古萬古空相憶者，重嘆老蕭不遇詞也。昧者乃敘其事于前曰：達磨既去，誌公問曰：陛下識此人否？蓋觀音大士之應身耳，傳佛心印至此土，奈何不為禮耶？老蕭欲追之，誌公曰：借使闍國人追，亦不復來矣。雪竇豈不知誌公沒於天鑒十三年，而達磨以普通元年至金陵？予以是知敘此者，非雪竇意也。今傳寫又作盖國，益可笑。又頌洞山麻三斤曰：堪憶長慶陸大夫，解道合哭不合哭。意用長慶語。長慶聞陸大夫此語而哭，乃問眾曰：且道合哭不合哭？事見傳燈錄。而昧者易曰合笑不合哭，失其旨甚矣。王文公見禪者多問韓退之見大顛事，往往對公妄談者。公嗟惜禪者吐辭多臆說，不問義理，故要謗者多以此。有志於宗教者，當考證之，不可苟也。

僧問予：轉八識成四智，從上宗師頗有釋其義者乎？予曰：曹溪有偈甚詳曰：大圓鏡智性清淨，平等性智心無病，妙觀察智見非功，成所作智同圓鏡。五八六七果因轉，但轉其名無實性，若於轉處不

留情，繁興永處那伽定。以五識第八親相分故，曰成所作智同圓鏡，是皆果上方轉。第六第七無別體故，但能了知即性平等，是皆因中轉也。

英，邵武開豁明濟之姿，蓋從上宗門爪牙也。嘗客雲居，掩室不與人交，下視四海，莫有可其意者，曰：吾將老死於此山。偶夜讀李長者十明論，因大悟。久之，夜經行，聞二僧舉老黃龍佛手驢腳因緣，異之，就問南公：今何所寓？對曰：在黃檗。黎明，徑造南公，一見與語，自以謂不及。又往見翠嵓真點胸，方入室，真問曰：女子出定，意旨如何？英引手掐其膝而去。真笑曰：賣匙箸客未在。真自是知其機辯脫略窠臼，大稱賞之，於是一時學者宗向。晚首眾僧於圓通，南公見僧自廬山來，必問：曾依覲英首座否？有不識者，則曰：汝行脚到廬山，不識英首座，是寶山徒手之說也。南公在世，不肯開法。南公化去，師曰：大法捨我，其誰能荷之耶？遂出世，住泐潭。有偈語甚多，今止記其三首，可以想見其為人，曰：石門路險鐵關牢，舉目重重萬仞高。無角鐵牛衝得破，毗盧海內皷波濤。又曰：萬煅爐中鐵蒺黎，直須高價莫饒伊。橫來竪去呵呵笑，一任旁人鼓是非。又曰：十方齊現一毫端，華藏重重帝網寒。珍重善財何處去？清宵風撼碧琅玕。

達觀禪師嘗竊笑禪者不問義理，如宗門有四種藏鋒，初曰就理，次曰就事，至於理事俱藏則曰入就，俱不涉理事則曰出就。彼不視字畫，輒易就理作袖裏，易出就作出袖，易入就作入袖，就事不可易也，則孤令之。今德山四家錄所載具存，使晚生末學疑長老袖中必有一物出入往來，大可笑也。晦堂老人見禪者汗漫，則笑曰：彼出家便依誦八陽經者為師矣，其見聞必有淵源。

南院和尚曰：問在答處，答在問處。夾山曰：明中抽橫骨，暗中坐舌頭。上座玄旨是老僧舌頭，老僧玄旨是上座舌頭。又曰：坐却舌頭，別生見解。參他活意，不參死意。達觀曰：纔涉唇吻，便落意思。並是死門，故非活路。直饒透脫，猶在沈淪。予嘗恠洞山、臨濟提倡旨歸多相同，蓋得前聖為物法式之大要。楞嚴曰：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。故舊說多言達磨乃觀音應身，指楞伽可以印心，則其旨蓋嘗曰：佛語心為宗故也。又曰：南岳讓公亦觀音應身。味其意，若非苟然者也。

有僧謂予曰：如古人問：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？或答曰：不落。或答曰：不昧。問：如何是大悲千手眼？或答曰：通身是。有聞之者則曰：我則不然。曰：徧身是。或問：如何是佛？或答曰：臭肉等來蠅。有聞之者曰：我則不然。破驢脊上足蒼蠅。或問：擬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？或答曰：何必。有聞之者曰：何不道箇不必？如諸老宿所示，何以分其優劣，得達其旨，於法無礙？謂一切語言

無用揀擇，信手拈來也耶？則彼皆輕重問答，錙銖而較之。謂臨機直須別辨也耶？則彼之理致具在，若無可同異者。此吾所嘗疑，不能釋也。予曰：我不解子之疑。然聞世尊在日，有比丘根鈍，無多聞性，佛令誦苕菷二字。日夕誦之，言苕則已忘菷，言菷則又忘苕。每自尅責，係念不休，忽能言曰苕菷。於此大悟，得無礙辯才。子能如誦苕者，當見先德大慈悲故為物之心。僧謦欬而去。

法昌倚遇禪師，北禪賢公之子。住山三十年，刀耕火種，衲子過門必勘詰之。英邵武、聖上座，皆黃龍高弟，與之友善。多法句，徧叢林。晦堂老人嘗過之，問曰：承聞和尚近日造草堂，畢工否？曰：已畢工。又問曰：幾工可成？曰：止用數百工。遇恚曰：大好草堂。晦堂拊手笑曰：且要天下人疑著。臨終時，使人要徐德占。德占偕靈源禪師馳往，至則方坐寢室，以院事什物付監寺，曰：吾自住此至今日，以護惜常住故，每自蒞之。今行矣，汝輩著精彩。言畢，舉手中杖子曰：且道這箇付與阿誰？眾無對者，擲於地，投床枕臂而化。

首山和尚嘗作傳法綱要偈曰：咄咄拙郎君，機妙無人識。打破鳳林關，穿靴水上立。咄咄巧女兒，停梭不解織。貪看鬬雞人，水牛也不識。汾陽無德禪師注釋之，然學者猶莫曉，則知古人神悟穎脫之資，今人不可企及遠甚。予嘗嗟誦之。淳化三年十二月五日，謂眾曰：老僧今年六十七，老病相依且過日。今年記取明年事，明年記著今年日，至明年時皆無爽。復謂眾曰：白銀世界金色身，情與無情共一真。明暗盡時俱不照，日輪午後示全身。日午，安坐而化。

大般若經曰：諸天子竊作是念：諸藥叉等言辭呪句雖復隱密而當可知，尊者善現於此般若波羅蜜多雖以種種言辭顯示，而我等輩竟不能解。善現知彼心之所念，便告之言：汝等天子於我所說不能解耶？諸天子言：如是，如是。具壽善現復告言：我曾於此不說一字，汝亦不聞，當何所解？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文字言說皆遠離故，由於此中說者、聽者及能解者皆不可得。一切如來、應、正等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，其相甚深亦復如是。曹溪大師將入滅，方敢全提此令者，知大乘種性純熟故。僧問歸新州意旨，乃曰：葉落歸根，來時無口。至江西馬祖、南岳石頭則大振耀之，故號石頭為真吼，馬祖為全提，其機鋒如大火聚，擬之則死。學者乃欲以意思解，不亦悞哉！

嵩明教，每嘆沙門高尚，大聖慈廕之力也。而晚世紛紛者，自卑賤之。其見天子，無稱臣禮。臣之為言，公卿士大夫之職，不當僭越，取而有之。唐令瑵暗識，首壞其端，歷世因之不疑。彼山林野逸之人，天子猶不得臣之，況沙門乎。故其進正宗記之表，皆首尾言臣某，以存故事。至其間當自敘，則亦止稱名而已。當時公卿閱

之，重其高識。予昔游湘中，見沙門作道場，至召南岳帝君，則屈躬唱曰：臣僧某。此又何也。
予頃游京淮、東吳間，法席至盛，然主法者太謙，以壞先德之式。如前輩升堂，攝衣定，侍者問訊退，然後大眾致敬，側立肅聽，以重法故，於主法者何有哉？今則不然，長老登座，拱立以遲，大眾立定，乃敢坐。獨江西叢林，古格不易，然予以今日事勢觀之，恐他日有甚於京淮、東吳也。
仁宗皇帝與大覺禪師為法喜游，和宸詞句甚多，然皆蹤迹上語，初不敢出新奇宏妙之言。至觀其平日所作，則驚絕之句甚夥，世疑其為瓦注，非也。昔宋文帝以鮑明遠為中書舍人，文帝好文章，自謂人莫及，明遠識其旨，故為文多鄙言。世謂其才盡，實不然也。大覺身世兩忘，非明遠委曲事君之比，而　仁宗皇帝生知道妙，涕唾詞章，決非宋文所能髣髴。然予知璉公之智深，而應機之法不得不爾也。
端師子者，東吳人，住西余山。初見弄師子者，遂悟入，因以彩素制為皮色，或升堂見客則披之，遇雪朝披以入城，小兒追逐譁之，得錢悉以施飢寒者，歲以為常。誦法華經有功，湖人爭迎之，開經誦數句，則携錢去。好歌漁父詞，月夜歌之徹旦。時有狂僧號回頭和尚，鼓動流俗，士大夫亦安其妄，方與潤守呂公食肉，師徑趨至，指之曰：正當與麼時，如何是佛？回頭窘無以對，師捶其頭，推倒而去。又有狂僧號不托者，於秀州說法，聽者傾城，師搦住問：如何是佛？不托擬議，師趯之而去。師初開堂，俞秀老作疏敘其事曰：推倒回頭，趯翻不托，七軸之蓮經未誦，一聲之漁父先聞。師聽僧官宣至此，以手揶揄曰：止。乃登座倡曰：本是瀟湘一釣客，自東自西自南北。大眾雜然稱善，師[(厂@((既-无)-日+口))*頁]視笑曰：我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下座徑去。章子厚請師住墳寺，方對食，子厚言及之，師瞋目說偈曰：章惇章惇，請我看墳，我却喫素，你却喫葷。子厚為大笑。呂延安好坐禪，而子厚喜鍛，師作偈示之曰：呂公好坐禪，章公好學仙，徐六喻擔板，各自見一邊。圓照禪師方乞身慧林，南歸姑蘇，見師於丹陽，問曰：師非端師子耶？師曰：是。圓照戲之曰：汝村裏師子耳。師應聲曰：村裏師子村裏弄，眉毛與眼一齊動，開却口，肚裏直，儱侗不愛人取奉，直饒弄到帝王宮，也是一場乾打閧。其意復戲圓照嘗應詔往都城故也。
大覺禪師昔居南岳三生藏有年，叢林號璉三生，文學議論為時名公卿所敬畏。予嘗得其與孫莘老書讀之，知其為天下奇才也，其略曰：妙道之意，聖人嘗寓之於易。至周衰，先王之法壞，禮義亡，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。迨我釋迦入中土，醇以第一義示人，而

始末設為慈悲以化眾生，亦所以趣時也。自生民以來，淳樸未散，則三皇之教簡而素，春也；及情竇日鑿，則五帝之教詳而文，夏也；時與世異，情隨日遷，故三王之教密而嚴，秋也。昔商、周之誥誓，後世學者有所難曉，彼當時人民聽之而不違，則俗與今如何也？及其弊而為秦、漢也，則無所不至，而天下有不忍願聞者，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，教之以慈悲之行，冬也。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，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，亦猶是而已矣。然至其極也，皆不能無弊。弊，迹也。道則一耳，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也。自秦漢至今千有餘歲，風俗靡靡，愈薄聖人之教，列而鼎立，互相詆訾，不知所從，大道寥寥莫之返，良可嘆也。予讀之不忍置，及觀王文公非韓子，其詞意與此相合。其文曰：人有樂孟子之拒楊墨也，而以佛老為己功。嗚呼，莊子所謂夏蟲者，其斯人之謂乎。道，歲也。聖人，時也。執一時而疑歲者，終不聞道矣。夫聖人之言，應時而設，昔常是者，今蓋非也。士知其常是也，因以為不可變，不知所變者言，而所同者道也。曰：然則孰正？曰：夫春起於冬，而以冬為終，終天下之道術者，其釋氏乎。不至於是者，皆所謂夏蟲也。

大般若經曰：應觀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空。善現！是菩薩摩訶薩作此觀時不令心亂，若心不亂則不見法，若不見法則不作證。又曰：如金翅鳥飛騰虛空，自在翱翔久下墮落，雖依於空戲而不據空，亦不為空之所拘礙。昔洞山悟本禪師立五位偏正以標準大法，約三種滲漏以辨衲子，非意斷苟為，皆本佛之遺意。今叢林聞滲漏之語往往鼻笑，雖悟本復出，安能為哉？

大般若經曰：一切智智清淨，無二無二分，無別無斷故。古之宗師，如臨濟、德山、趙州、雲門之徒，皆洞達此意。故於一切時，心同太虛。至於為物作則，則要用便用。聊觀其一戲，則將搏取大千，如陶家手。未了證者，當以事明。鞭草血流，頑石吼聲，則無情非情之異。雪中啼竹，筍為之茁，則無今昔之時。嚙指悟子，而蔡順來歸，則無間隔之處。自乳猶子，而德秀乳流，則無男女等相。肇公曰：傷夫人情之惑也久矣。目對真而莫覺，亦以是而已。山谷禪師每曰：世以相兒觀人之福，是大不然。福本無象，何以觀之？惟視其人量之淺深耳。又曰：觀人之壽夭，必視其用心。夫動入欺誑者，豈長世之人乎？寒山子曰：語直無背面，心真無罪福。蓋心語相應，為人之常然者，而前聖貴之，有以見世道交喪甚矣。大潙真如禪師一生誨門弟子，但曰：作事但實頭。雲蓋智禪師有所示，必曰：但莫瞞心，心自靈聖。

予在湘山雲蓋，夜坐地爐，以帔蒙首。夜久，聞僧相語曰：今四方皆謗臨濟兒孫說平實禪，不可隨例虛空中拋筋斗也。須令求悟，悟

箇什麼？古人悟則握土成金，今人說悟正是見鬼。彼皆狂解未歇，何日到家去？僧曰：只如問趙州：承聞和尚親見南泉，是否？答曰：鎮州出大蘿蔔頭。此意如何？其僧笑曰：多少分明！豈獨臨濟下用此接人，趙州亦老婆如是。予戲語之曰：這僧問端未穩，何不曰：如何是天下第一等生菜？答曰：鎮州出大蘿蔔頭，平實更分明。彼問見南泉而以此對，却成虛空中打筋斗。聞者傳以為笑。

靈源禪師為予言：彭器資每見尊宿，必問道人命終多自由，或云自有旨決，可聞乎？往往有妄言之者，器資竊笑之。暮年乞守湓江，盡禮致晦堂老人至郡齋，日夕問道，從容問曰：臨終果有旨決乎？晦堂曰：有之。器資曰：願聞其說。答曰：待公死時即說。器資不覺起立曰：此事須是和尚始得。予嘆味其言，作偈曰：馬祖有伴則來，彭公死時即道。睡裏虱子咬人，信手摸得革蚤。

予夜與僧閱楊大年所作佛祖同源集序，至曰：昔如來於然燈佛所親蒙記莂，實無少法可得，是號大覺能仁。置卷長嘆。大年士大夫，其辯慧足以達佛祖無傳之旨，今山林衲子反仰首從人求禪道佛法，為可笑也。僧曰：石頭大師曰：竺土大僊心，東西密相付。豈其妄言之耶？予謂曰：子讀其文之誤，所謂密付者，非若醫巫家以其術背人相爾汝也，直使其自悟明為密耳。故長慶巘禪師曰：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，且不說傳語，但破疑情，終不於佛心體上答出話頭。如道明上座見六祖於大庾嶺上，既發悟，則曰：此外更有密意也無？六祖曰：我適所說者，非密意也，一切密意盡在汝邊。非特然也，如釋迦於然燈佛所但得授記而已，如有法可傳，則即付與之矣。阿難亦嘗猛省曰：將謂如來惠我三昧，前聖語訓具在，可以鏡心。不然，香嚴聞擊竹聲，望溈山再拜；高亭隔江見德山，即橫趨而去。何以密耳語哉？

曹山本寂禪師躭章曰：取正命食者，須具三種墮：一者披毛戴角，二者不斷聲色，三者不受食。時會中有稠布衲問：披毛戴角是什麼墮？答曰：是類墮。進曰：不斷聲色是什麼墮？答曰：是隨墮。進曰：不受食是什麼墮？答曰：是尊貴墮。因又為舉其要曰：食者即是本分事，本分事知有不取，故曰尊貴墮。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，故曰類墮。若初心知有己事，回光之時，擯却聲色香味觸法，得寧謐即成功勳。後却不執六塵等事，隨分而昧，任之即礙。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，彼師所墮，汝亦隨墮，乃可取食。食者即是正命食也。食者亦是却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，只是不被佗染污將為墮，且不是同向前均，他本分事尚不取，豈況其餘事耶？曹山凡言墮，謂混不得、類不齊耳。凡言初心者，所謂悟了同未悟耳。

唐溫尚書造，嘗問圭峰密禪師：悟理息妄之人，不復結業，一期壽終之後，靈性何依？密以書答之曰：一切眾生，無不具覺靈空寂，

與佛無殊。但以無始劫來，未曾了悟，妄執身為我相，故生愛惡等情，隨情造業，隨業受報，生老病死，長劫輪回。然身中覺性，未曾生死，如夢被驅使，身本安閑，如水作冰，而濕性不異。若能悟此意，即是法身，本自無生，何有倚託？靈靈不昧，了了常知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。然多生習妄，執以性成，喜怒哀樂，微細流注。真理雖然頴達，此情難以卒除，須長覺察，損之又損，如風頓止，波浪漸停，豈可一身所修，便同佛用？但可以空寂為自體，勿認色身；以真知為自心，勿認妄念。妄念若起，都不隨之，即臨命終時，自然業不能繫。雖有中陰，所向自由，天上人間，隨意寄託。若愛惡之已泯，不受分段之身，自然易短為長，易麤為妙。若微細流注，一切寂滅，圓覺大智朗然獨存，即隨現千百億身，度有緣眾生，名之曰佛。本朝韓侍郎宗古嘗以書問晦堂老師曰：昔聞和尚開悟，曠然無疑，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，為之奈何？晦堂答曰：敬承書中諭及昔時開悟，曠然無疑，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，然心外無剩法者，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？若起此心，翻成認賊為子也。從上以來，但有言說，乃是隨病設藥，縱有煩惱習氣，但以如來知見治之，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。若是定有習氣可治，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，譬如靈龜曳尾於塗，拂迹迹生，可謂將心用心，轉見病深。苟能明達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，心法既無，更欲教誰頓盡邪？伏奉來諭，略敘少答，以為山中之信耳。二老，今古之宗師也，其隨宜方便，自有意味，初無優劣。然圭峰所答之詞，正韓公所問之意，而語不失宗，開廓正見，以密較之，晦堂所得多矣。

永明和尚曰：夫祖佛正宗，則真誰識？才有信處，皆可為人。若論修證之門，諸方皆云：功未齊於諸聖。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，皆可比知。亦許約教而會，先以聞解信入，後以無思契同。若入信門，便登祖位。且約現今世間之事，於眾生界中，第一比知，第二現知，第三約教而知。第一比知者，且如即今有漏之身，夜皆有夢。夢中所見好惡境界，憂喜宛然。覺來床上安眠，何曾是實？並是夢中意識思想所為，則可比知。覺時所見之事，皆如夢中無實。夫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三世境界，元是第八阿賴耶識親相分，唯是本識所變。若現在之境，是明了意識分別。若過去、未來之境，是獨散意識思惟。夢覺之境雖殊，俱不出於意識。則唯心之旨，比況昭然。第二現知者，即是對事分明，不待立況。且如現見青白物時，物本自虛，不言我青我白，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為青為白。以意辨為色，以言說為青，皆是意言自妄安置。以六塵鈍故，體不自立，名不自呼。一色既然，萬法咸爾，皆無自性，悉是意言。故曰：萬法本閑，而人自鬧。是以若有心起時，萬境皆有；若空心起

處，萬境皆空。則空不自空，因心故空；有不自有，因心故有。既非空非有，則唯識唯心。若無於心，萬法安寄？又如過去之境，何曾是有？隨念起處，忽然現前；若想不生，境終不現。此皆是眾生日用可以現知，不待功成，豈假修得？凡有心者，並可證知。故先德云：如大根人知唯識者，恒觀自心、意言為境。此初觀時，雖未成聖分，知意言則是菩薩。第三約教而知者，大經云：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此是所證本理，能詮正宗也。予嘗三復此言，歎佛祖所示，廣大坦夷，明白簡易如此，而亦鮮有諦信之者，何也？清凉國師有言曰：行人當勤勇念知顯修之儀，以貪著世事，無始惡習，離之甚難，過於世間慈父，離於孝子，故須精進，方能除遣。勤則欲勤策勵，勇猛不息；念則明記不忘；知則決斷無悔。予願守清凉之訓，以遵永明之旨，與諸同志，入圓寂道場。

嵩明教初自洞山游康山，託迹開先法席。主者以其佳少年，銳於文學，命掌書記。明教笑曰：我豈為汝一盃薑杏湯耶？因去之。居杭之西湖三十年，閉關不妄交。嘉祐中，以所譔輔教編、定祖圖、正宗記詣闕上之。翰林王公素時權開封，為表薦於朝。　仁宗皇帝加歎久之，下其書於中書。宰相韓公、參政歐公閱其文，大驚，譽於朝士大夫。書竟，賜入藏，明教名遂聞天下。晚移居靈隱之北永安蘭若，清旦誦金剛般若經不輟音。齋罷讀書，賓客至，則清談不及世事。嘗曰：客去清談少，年高白髮饒。夜分誦觀世音名號滿十萬聲，則就寢。其苦硬清約之風，足以追配鐘山僧遠。予嘗見其手書與月禪師曰：數年來，欲製紙被一翻，以禦苦寒。今幸已成之，想聞之大笑也。臨終，安坐微笑，索筆作偈曰：後夜月初明，予將獨自行。不學大梅老，猶貪鼯鼠聲。師得法於洞山聰禪師，而宗派圖系於德山遠公法嗣之列，誤矣。

石門洪覺範林間錄上

石門洪覺範林間錄卷下

大覺禪師，皇祐二年十二月十九日，　仁宗皇帝詔至後苑，齋於化成殿。齋畢，傳宣効南方禪林儀範，開堂演法。又宣左街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啟白。滿謝恩畢，倡曰：帝苑春回，皇家會啟。萬乘既臨於舜殿，兩街獲奉於堯眉。爰當和煦之辰，正是闡揚之日。宜談祖道，上副宸衷。謹白。璉遂陞座，問答罷，乃曰：古佛堂中，曾無異說；流通句內，誠有多談。得之者妙用無虧，失之者觸途成滯。所以溪山雲月，處處同風；水鳥樹林，頭頭顯道。若向迦葉門下，直得堯風蕩蕩，舜日高明，野老謳歌，漁人鼓舞。當此之時，純樂無為之化，焉知有恁麼事？皇情大悅。

杜祁公、張文定公皆致政居睢陽，里巷相往來。有朱承事者，以醫藥游二老之間。祁公勁正，未嘗雜學，每笑安道佞佛，對賓客必以此嘲之，文定但笑而已。朱承事乘間謂文定曰：杜公天下偉人，惜未知此事。公有力，盍不勸發之。文定曰：君與此老緣熟勝我，我止能助之耳。朱譽鷹而去。一日，祁公呼朱切脉甚急，朱謂使者曰：汝先往白相公，但云看首楞嚴未了。使者如所告，馳白祁公，默然久之，乃至，隱几揖令坐，徐曰：老夫以君疏通解事，不意近亦例鬬茸，如所謂楞嚴者何等語，乃爾躭著。聖人微言，無出孔孟，捨此而取彼，是大惑也。朱曰：相公未讀此經，何以知不及孔孟？以某觀之，似過之也。袖中出其首卷曰：相公試閱之。祁公熟視朱，不得已，乃取默看，不覺終軸，忽起大驚曰：世間何從有此書耶？遣使盡持其餘來，徧讀之，捉朱手曰：君真我知識，安道知之久，而不以告我，何哉？即命駕來見文定，敘其事。安道曰：譬如人失物，忽已尋得，但當喜其得之而已，不可追悔得之早晚也。僕非不相告，以公與朱君緣熟，故遣之耳。雖佛祖化人，亦必籍同事也。祁公大悅。

荊州福昌善禪師，明教寬公之子，為人敬嚴，秘重大法。初住持時，屋廬十餘間，殘僧三四輩而已。善晨香夕燈，陞堂說法，如臨千眾，而叢林受用所宜有者，咸修備之。過客至，肅然增敬。十餘年而衲子方集，天下向風長想。南禪師與悅公亦在會下，南公曰：我時病寒，服藥須被出汗。遣文悅徧院借之，皆無有，百餘人例以紙為之。今則又不然，重氈之上，以褥覆之，一日三覺，可謂快活時世也。

華嚴論曰：若隨法性，萬相都無。若隨智力，眾相隨現。隱顯隨緣，都無作者。凡夫執著，用作無明。執障既無，智用自在。永明禪師曰：不離一真之境，化儀百變。是以箭穿石虎，非功力之所能。醉告三軍，豈麴蘗之所造。筍抽寒谷，非陽和之所生。魚躍冰

河，豈網羅之所致。悉為心感，顯此靈通。故知萬法施為，皆自心之力耳。

金峰玄明禪師，曹山躭章禪師之嗣，道貞奇古，機辯冠眾。一日，陞座曰：事存函盖合，理應箭鋒拄。若人道得，我分半院與伊。時有僧出眾，明下座約住曰：相見易得好，共事難為人。去！

大本禪師年八十終蘇州靈嵓山，臨行，門弟子請曰：和尚道徧天下，今日不可無偈，告安坐。本熟視曰：癡子，我尋常尚懶作偈，今日特地圖什麼？尋常要臥便臥，不可今日特地坐也。索紙筆大書五字曰：後事付守榮。擲筆憨臥，若熟睡然，撼之已去矣。

首楞嚴經二種轉依者：一、轉染得淨，二、轉迷得悟。菩提是生得，謂二障障不生故，今斷障得名生得。涅槃名為顯得，本性清淨客塵翳故，今斷而彼顯名為顯得。然轉位有六：第一、損力益能轉，謂初二位以勝解慚愧力，損本識中染種勢力、益淨種功能，漸伏現行亦名為轉也。第二、通達轉，由見道達真力斷二障，麁證一分真實轉依故。第三、修習轉，謂地地漸斷俱生證真轉依也。第四、果滿轉，謂究竟位以金剛定永斷本來一切麤重，頓證佛果圓滿轉依也。第五、下劣轉，謂二乘厭苦欣寂證真擇滅無勝堪能故。第六、廣大轉，謂大乘位俱無欣厭，通達二空雙斷二障，頓證無上菩提有勝堪能故。

唐高僧號懶瓚，隱居衡山之頂石窟中。嘗作歌，其略曰：世事悠悠，不如山丘。臥藤蘿下，塊石枕頭。其言宏妙，皆發佛祖之奧。德宗聞其名，遣使馳詔召之。使者即其窟宣言：天子有詔，尊者幸起謝恩。瓚方撥牛糞火，尋煨芋食之，寒涕垂膺，未嘗答。使者笑之，且勸瓚拭涕。瓚曰：我豈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？竟不能致而去。德宗欽嘆之。予嘗見其像，垂頤瞋目，氣韻超然，若不可犯干者。為題其上曰：糞火但知黃獨美，銀鉤那識紫泥新。尚無心緒收寒涕，豈有工夫問俗人。

律部曰：昔有一國大亂，民爭逃他邦，道旁室廬皆空。一老兵過之，聞呱呱之聲。入視之，有嬰兒仰視屋梁。老兵隨觀之，乃懸飯纕耳。為解開示之，則灰也。嬰兒見之即死。盖其母欲弃去，不忍殺，懸此纕，紿云此飯也。故其係念不忘，識其為灰，則無餘想矣。乃知三界生死留滯，皆想所持。故古之達法大士，臨終超然自得者，無別道，但識法根源而已。

叢林相傳石頭和尚施身食虎，祝曰：我宗如他日大振，必先食吾足。虎果自足而食。予竊笑之。紹聖初，游南臺，見泰布衲祭石頭明上座文，敘其施身食虎甚詳，乃知後人不能明，遂相傳為遷禪師也。又曰：清凉法眼禪師臨終以書別李國主，主幸所居而法眼不去，侍者壓以米纕，乃卒。按本傳，法眼以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

七日示疾，閏月剃髮沐浴，告眾坐逝，未嘗先以書約國主也。而韓希載作悟空禪師碑則曰：師臨終以書別皇帝，中夜聞鐘聲，御昇元閣泣而送之。又曰：洞山悟本禪師見母行乞，佯為不識，母竟死於路旁。往視之，有米數合，為投大眾粥鍋中，以薦冥福。悟本獨庵寒溪百結最有年，至住新豐已六十餘，自巖頭、雪峰、欽山三人相尋而至，於是積眾幾千人，則母蓋不啻八十歲矣。借使聞其子顯著，自東吳孤行而來，不亦難乎？又曰：玄沙欲出家，懼其父不從，方同捕魚，因覆舟溺死之。玄沙天資高妙，必不爾，獨不知何所據，便爾不疑。此直不情者記之以自藏，安知誣毀先德為罪逆，必有任其咎者，不可不慎也。

香山居士白樂天，醉心內典，與之游者，多高人勝士。觀其與濟上人書，鉤深索隱，精確高妙，未嘗不置卷長嘆，想見其為人，恨不見濟公所答耳。因作補濟上人答樂天書一首，并樂天問詞錄於此。

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。濟上人侍者：昨者頂謁時，不以愚蒙，言及佛法，或未了者，許重討論。今經典間未諭者，其義有二：欲面問答，恐彼此卒卒，語言不盡，故粗形於文字，願詳覽之。敬佇報章，以開未悟，所望所望。佛以無上大慧，觀一切眾生，知其根性大小不等，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，故為闡提說十善法，為小乘說四諦法，為中乘說十二因緣法，為大乘說六波羅蜜法，皆對病根，投以良藥，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。何者？若為小乘人說大乘法，心則狂亂，狐疑不信，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。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，是以穢食置於寶器，所謂彼自無瘡，勿傷之也。故維摩經總其義云：為大醫王，應病與藥。又首楞嚴三昧經云：不先思量，而說何法，隨其所應，而為說法。正是此義耳。猶恐說法者，不隨人之根性也。故又法華經戒云：若但贊佛乘，眾生沒在苦，不能信是法，破法不信故。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，亦恐聞者不信，沒在罪苦也。則佛之付囑，豈不丁寧耶？何則？法王經云：若定根基，為小乘人說小乘法，為大乘人說大乘法，為闡提人說闡提法，是斷佛性，是滅佛身。是說法人，當歷百千萬劫，墮諸地獄，縱佛出世，猶未得出。若生人中，缺唇無舌，獲如是報。何以故？眾生之性，即是法性，從本已來，無有增減，云何於中分別病藥？又云：於諸法中，若說高下，即名邪說，其口當破，其舌當裂。何以故？一切眾生，心垢同一垢，心淨同一淨。眾生若病，應同一病；眾生須藥，應同一藥。若說多法，即名顛倒。何以故？為妄分別，拆善惡法，破一切法故；隨機說法，斷佛道故。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。金剛三昧經云：皆以一味道，終不以小乘，無有諸雜味，猶如一雨潤。又金剛經云：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據此，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。其故何哉？若云依維摩

詰謂富樓那云：先當入定，觀此人心，然後說法。又云：不觀人根，不應說法。夫以富樓那之通慧，又親奉如來，為大弟子，尚未能觀知人心，況後五百歲末，法中弟子，豈能盡觀知人心，而後說法乎？設使觀知人心，若彼發小乘心，而為說大乘法，可乎？若未能觀彼心，而率已意說，又可乎？既未能觀，與默然不說，又可乎？若云依義不依語，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，其將孰依乎？若云依了義經，則三世諸佛、一切善法皆從此經出，孰名為不了義經乎？況諸經中與維摩、法華、首楞嚴之說同者，非一也；與法王、金剛三昧之說同者，亦非一也。不可偏舉，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。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，今故引以為問，必有甚深之旨焉。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，上人或能觀知其心，或未能觀知其心，將應病與藥而為說耶？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說耶？若應病與藥，又是有高下，是有雜味，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。豈徒反其義，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。若同一病一藥為說，必當說大乘，大乘即佛乘也。若讚佛乘，且不隨應，且不救病，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。豈徒反其義，又使眾生沒在罪苦矣。六者皆如來說，如來是真語者，實語、不誑語、不異語者。今隨此則反彼，順彼則逆此。設有問上人，其將何法以對焉？此其未諭者一也。又五蘊者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是也。十二因緣者，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、憂悲苦惱是也。夫五蘊、十二因緣，蓋一法也，蓋一義也。略言之則五，詳之則為十二。雖名數多少或殊，其於倫次轉遷，合同條貫。今五蘊中，則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相次；而十二緣中，則行、識、色、入、觸、受想緣。一則色在行前，一則色次行後。正序之既不類，逆倫之又不同。若佛次第而言，則不應有此雜亂；若謂偶然而說，則不當名為因緣。前後不倫，其義安在？此其未諭者二也。上人耆年大德，後學宗師，就出家中，又以說法而作佛事，必能研精二義，合而通之。仍望指陳，著於翰墨。蓋欲藏諸篋笥，永永不忘也。其餘疑義，亦續咨問。居易頓首。予補其答曰：辱賜書，蒙以教乘為問[(厂@((既-无)-日+口))*頁]惟魯鈍之資，何足以當天縱之辯？然敢不竭疲陋，以塞外護為法之勤耶？如居士所論六經二義，與夫行色不倫之說為不通者，在不痛思自所問端方便智三言而已。了此三言，則雖百千妙義，無盡法門，可不究而解？矧所謂維摩、法王前後六經相戾之義乎？方便智者，如將將兵，權謀所施，非有定式。其發如雷霆，如機括，故能消過於未然，折衝於千里，在一時耳，豈據典故哉？夫軍勢之虛實，將氣之勇怯，陣形之可否，成敗之先見，或有定論。例吾教三乘，以觀根授法，不可參亂是也。以勇怯之氣，為虛實之勢，以施其事，則誤矣。例吾

法，謂不可以大乘之法，授小乘之人，而小乘之人，終不堪受大乘之法。如維摩、法華等三經，所以丁寧告諭者是也。法王等三經，又明告直指，纖悉蕩除之，亦所當爾。何以知之？如將兵者，意在濟亂以安國，則如來之意，豈非欲開迷以顯智乎？執三乘之語言，為佛之方便智者，失之甚矣。彼特品第眾生根器之說，不能了者，反墮常見，即外道非佛道也。執眾生佛性，自無始來，無有是事者，又墮斷見，即外道非佛道也。華嚴經曰：凡愚之人，迷佛方便，執有三乘。法華經曰：尋念過去佛，亦應說三乘。來書所疑，可以釋矣。涅槃經曰：欲得早成佛者與早成，欲遲成佛者與遲成。起信論曰：世尊為勇猛眾生，說成佛在一念；為懈怠眾生，說得果須滿僧祇者，真方便智之旨，神而明之，則能變通與奪，施之以成就眾生也。一代時教，以三宗攝之，所謂法相、破相、性宗也。前之六經二義，乃法相、破相二宗所攝。此二宗自不許相，難以建立，蕩除宗異故也。又疑為法師者，不能定觀人之根過，慮誤授人以法，且有罪苦。夫知法比丘，雖凡夫具足煩惱之軀，然其志好明達，慧辯猛利，非果位小乘可比。如迦陵鳥，在殼則聲壓眾鳥。如堅好木，茁地則已秀群木。又況維摩所訶富樓那，自言其過，有以也哉。如是而論，恐尚紆疑，請借近事以明之。王公大人之閱天下士，非必龍章玉山，其必先以言語。言語者，德行之候。故曰：有德者必有言。又曰：觀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廋哉。雖古之聖人，莫能外此。則知法者，觀人之根大小，又豈有他術乎。如居士所疑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與夫十二有支因緣之法，名次不倫，乎有錯謬者，未辨名目之理故也。夫色等五蘊，乃三苦已成之軀。十二有支，乃三世生因之法。如華嚴、十地品云：於第一義不了，故名無明。所作業果是行，行依止初心是識，共生四取蘊為名色等者，其敘本末沿襲，理固然也。般若經則曰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者，破有法不真故也。且色體尚爾，況四蘊但名而已哉。般若諸經，破有之教，故言五蘊，則色居行之前。華嚴、十地品諸經，敘沿襲之因，故色在行之後。非略言則五，詳言則十二也。法之所本，要本於理，而當於義，不必守名句以自滯。多病久廢，講前之所陳者，皆教乘之深旨，非敢臆斷意諭。至於言謂之不及，而可以模鑄魔佛，了辨同異者，又未可遽言也。

斷際禪師嘗與異僧游天台，行數日，值江漲不能濟，植杖久之。異僧以笠當舟，登之浮去。斷際嫚罵曰：我早知汝，定捶折其脛乃快也。異僧嘆曰：道人猛利，非我所及。雪峰、嵓頭、欽山自湘中入江南，至新吳山之下。欽山濯足澗側，見菜葉而喜，指以謂二人曰：此山必有道人，可沿流尋之。雪峰恚曰：汝智眼太濁，他日如

何辨人？彼不惜福如此，住山何為哉？古之人擇師結友，如是其審哉。

法燈泰欽禪師初住洪州雙林，乃曰：山僧本擬深藏山谷，遣日過生，緣清凉老人有不了底公案，所以出來為佗了却。若有人問，便說似伊。時一僧出問：如何是老人未了底？欽拽杖擊之。僧曰：我有何過？欽曰：祖禰不了，殃及兒孫。李國主從容問曰：先師有什麼不了底公案？欽曰：現分析底。國主駭之。欽少年時，其悟解已逸格，然未為人知，獨法眼禪師深奇之。性忽繩墨，不事事。嘗自清凉遣化維楊，不奉戒律，過時未歸，一眾傳以為笑。法眼遣偈往呼之，既歸，使為眾燒浴。一日，法眼問大眾曰：虎項下金鈴，何人解得？對者皆不契。欽適自外至，法眼理前語問之，欽曰：大眾何不道繫者解得？於是人人改觀。法眼曰：汝輩這回笑渠不得也。

王文公方大拜，賀客塞門，公默坐甚久，忽題于壁間曰：霜筠雪竹鍾山寺，投老歸歟寄此生。又元宵賜宴相國寺，觀俳優，坐客懽甚，公作偈曰：諸優戲場中，一貴復一賤。心知本自同，所以無欣怨。予嘗謂同學曰：此老人通身是眼，瞞渠一點也不得。

臨濟大師曰：大凡舉唱宗乘，須一句中具三玄，一玄中具三要。有玄有要，諸方衲子多溟涬其語，獨汾陽無德禪師能妙達其旨，作偈通之曰：三玄三要事難分，得旨忘言道易親。一句明明該萬象，重陽九日菊花新。非特臨濟宗喜論三玄，石頭所作參同契備具此旨。竊嘗深觀之，但易玄要之語為明暗耳。文止四十餘句，而以明暗論者半之。篇首便標曰：靈源明皎潔，枝派暗流注。又開通發揚之曰：暗合上中言，明明清濁句。在暗則必分上中，在明則須明清濁。此體中玄也。至指其宗而示其意，則曰：本末須歸宗，尊卑用其語。故下廣敘明暗之句，奕奕聯連不已。此句中玄也。及其辯盡也，則又曰：謹白參玄人，光陰莫虛度。道人日用能不遺時失候，則是真報佛恩。此意中玄也。法眼為之注釋，天下學者宗承之。然予獨恨其不分三法，但一味作體中玄解，失石頭之意。李後主讀當明中有暗，注辯曰：玄黃不真，黑白何咎？遂開悟。此悟句中玄為體中玄耳。如安楞嚴破句讀，首楞嚴亦有明處。予懼學者雷同其旨，宗門妙意指趣，今叢林絕口不言。老師宿德日以凋喪，末學小生日以譁諠，無復明辯。因記先德銓量大法宗趣於此，以俟有志者。

此方教躰，以音聞應機，故明導者假以語言，發其智用。然以言遣言，以理辨理，則妙精圓明，未嘗間斷，謂之流注真如。此汾陽所謂一句明明該萬象者也。得之者神而明之，不然死於語下。故其應機而用，皆脫略窠臼，使不滯影迹，謂之有語中無語。此汾陽所謂重陽九日菊花新者也。三玄之設，本猶遣病，故達法者貴其知意。

知意則索爾虛閑，隨緣任運，謂之不遺時。此汾陽所謂得意忘言道易親者也。古塔主喜論明此道，然論三玄則可以言傳，至論三要則未容無說。豈不曰一玄中具三要？有玄有要，自非親證此道，莫能辯也。

廬山玉澗林禪師，作雲門北斗藏身因緣偈曰：北斗藏身為舉揚，法身從此露堂堂。雲門賺殺佗家子，直至如今謾度量。五祖戒禪師，雲門的孫，有機辯。嘗罷祖峰法席，游山南見林，問作偈之意。林舉目視之，戒曰：若果如此，雲門不直一錢，公亦當無兩目。遂去。林竟如所言，而戒暮年亦失一目。今妄意測度先德之旨，疑悞後生者，亦可以少戒。

天台宗講徒曰：昔智者大師聞西竺異比丘言，龍勝菩薩嘗於灌頂部誦出大佛頂首楞嚴經十卷，流在五天，皆諸經所未聞之義，唯心法之大旨，五天世主保護秘嚴，不妄傳授。智者聞之，日夜西向禮拜，願早至此土，續佛壽命，然竟不及見。唐神龍初，此經方至廣州翻譯，今市工販鬻徧天下，而學者往往有畢生不曾識之者，法輕則信種自劣，可嘆也。

古老衲住山，多託物寓意，既自游戲，亦欲悟人。如子湖之畜犬，道吾之巫衣端笏，獨雪峰、歸宗、西院皆握木蛇。故雪峰寄西院偈云：本色住山人，且無刀斧痕。予元符間至踈山，見仁禪師畫像，亦握木蛇。嘗有僧問曰：和尚手中是什麼物？答曰：是曹家女。因嘆其孤韻超抜，能清凉熱惱，為作贊曰：三支習氣，其毒熾然，薰蒸識心，盤屈糾纏。眾生不明，橫生疑怖，忽然見之，輒自驚仆。空華世間，本離生滅，廓然十方，露其窟穴。惟矮師叔，是大幻師，與奪萬法，自在娛嬉。乃知大千，皆公戲具，手中木蛇，是曹家女。

永明和尚問曰：此根本識心，既稱為一切法體，又云常住不動。只如萬法，即此一心有，離此一心有。若即心萬法遷變，此心云何稱為常住？若離此心，復云何得為一切法體？自答曰：開合隨緣，非即非離。以緣會故合，以緣散故開。開合但緣，卷舒無體。緣但開合，緣亦本空。彼此無知，能所俱寂。故密嚴經偈曰：譬如金石等，本來無水相。與水共和合，若水而流動。藏識亦如是，體非流動流。諸識共相應，與法同流轉。如鐵因磁石，周回而轉移。二俱無有思，狀若有思覺。賴耶與七識，當知亦復然。習繩之所繫，無人而若有。普徧眾生身，周行諸陰趣。如鐵與磁石，展轉不相知。予嘗諦觀一切眾生，迷於動轉遷移之中，生心執著，以為實然。以是橫計有生有死、罪行福行，如嬰兒自旋，見屋廬轉。諸佛大悲，為作方便，以無情之類，無有心念，而亦有遷流為譬。識心本來自寂，即入無生大解脫門。

潭州道吾山有湫，毒龍所蟄，墮葉觸波，必雷雨連日，過者不敢喘。慈明與泉大道同游，泉牽其衣曰：可同浴。慈明掣肘徑去，泉解衣躍入，霹靂隨至，腥風吹雨，林木掀播，慈明蹲草中大驚，意泉死矣。須臾晴霽，忽引頸出波間，笑呼曰：囚！又嘗夜坐融峰頂，有大蟒繞盤之，泉解衣帶縛其腰，中夜不見。遼明，策杖徧山，尋之，帶纏枯松之上，蓋松妖也。又自後洞負一石羅漢像至南臺，像無慮數百斤，眾僧驚駭，莫知其來，後洞僧亦莫知其去，遂相傳至今，號飛來羅漢。又過衡山縣，見屠者斫肉立其旁，作可憐之態，指其肉，又指其口，屠問曰：汝啞耶？即點頭。屠大憐之，割巨臠置鉢中，泉喜，出其望外，連呼曰：感謝！市人皆笑，泉自若而去。後住南嶽芭蕉菴，遭橫逆，民其衣，役郴州牢城。盛暑，負土[祝/土]城，經通衢，弛擔而坐，觀者如堵，說偈曰：今朝六月六，谷泉受罪足。不是上天堂，便是入地獄。言訖，微笑而寂，異香郁然，郴人至今供事之。泉親見汾州無德禪師、南山清源道人，謂予曰：我十餘年作老黃龍侍者，聞其說見慈明事甚詳，嘗喟然嘆曰：我平生不得谷泉、文悅，又爭識得慈明？

靈源禪師謂予曰：道人保養，如人病須服藥，藥之靈驗易見，要須忌口乃可。不然，服藥何益？生死是大病，佛祖言教是良藥，染污心是雜毒，不能忌之，生死之病無時而損也。予愛其言，追念圓覺經曰：末世諸眾生，心不生虛妄。佛說如是人，現世即菩薩。法華經曰：若起精進心，是妄非精進。但能心不妄，精進無有涯。南岳思大禪師悟入法華三昧，即誦曰：是真精進，是名真法供養。汾陽無業大達國師一生答學者之問，但曰：莫妄想。是謂稱性之語，見道徑門。而禪者易其言，反求玄妙，可笑也。

三祖信心銘、誌公十二時歌、永嘉證道文，禪者不可不誦。退之見大顛事、傅大士四相頌，雖不言，於宗門何傷乎？

定上座，不知何許人，臨濟會中號稱龍象。初至臨濟，問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臨濟下座搦住曰：速道！速道！定擬議，濟掌之，輒推去。傍僧呼曰：何不禮拜？定拜起，汗如雨，因大悟。巖頭、雪峰、欽山三人往河北，道逢定鎮府來，問曰：臨濟和尚健否？定曰：已化去也。相顧嘆息。又問：有何言句示眾？定曰：尋常上堂曰：汝等諸人，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，常自面門出入，未證據者看。欽山曰：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？定忽擒住曰：且道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？速道！速道！欽色動，不能對。巖頭、雪峰勸解之，定曰：若不是這兩箇老凍�，[祝/土]殺尿床鬼子。又過橋，見三講人方論法義，定倚杖聽之，講者戲問曰：禪者！如何是禪河窮到底？定捉住，欲拋置水中，兩講人驚抱持之，哀告定曰：若不是汝輩，且教這漢窮到底。臨濟宗旨，貴直下便

見，不復留情。定公所用，舒卷自在，如明珠走盤，不留影迹，可畏仰哉！
南禪師居積翠時，有僧侍立，顧視久之，問曰：百千三昧，無量妙門，作一句說與汝，汝還信不？對曰：和尚誠言，安敢不信？南公指其左曰：過這邊來。僧將趨，忽咄之曰：隨聲逐色，有甚了期？出去！一僧知之，即趨入。南公理前語問之，亦對曰：安敢不信？南公又指其左曰：過這邊來。僧堅不往，又咄之曰：汝來親近我，反不聽我語，出去！其門風壁立，雖佛祖亦將喪氣，故能起臨濟已墜之道。而今人誣其家風，但是平實商量，可笑也。
子常愛王梵志詩云：梵志翻著襪，人皆謂是錯。寧可刺你眼，不可隱我脚。寒山子詩云：人是黑頭蟲，剛作千年調。鑄鐵作門限，鬼見拍手笑。道人自觀行處，又觀世間，當如是游戲耳。
淨業障經曰：世尊謂無垢光曰：寢夢犯欲本無差別，一切諸法本性清淨。然諸凡夫愚小無智，於無有法不知如故妄生分別，以分別故墮三惡道。古佛同聲說偈曰：諸法同鏡像，亦如水中月，凡夫愚惑心，分別癡恚愛。諸法常無相，寂靜無根本，無邊不可取，欲性亦如是。然教乘所論開遮不一，故曰九結十纏。性雖空寂，初心學者且須離之。是以諸佛所說深經，先誡不可於新發意菩薩說慮種子習重發起現行，又為觀淺根浮信解不及故也。
道吾真禪師，孤硬具大知見，與楊岐會禪師俱有重名於禪林。當時慈明會中先數會、真二大士為龍象，然開法皆遠方小剎，眾纔二十餘輩。諸方來者必勘驗之，往往望崖而退甚多。真臥病，院主問：和尚近日尊候如何？答曰：粥飯頭不得氣力。良久曰：會麼？對曰：不會。曰：猫兒尾後帶研槌。或問：如何是佛？答曰：洞庭無蓋。予作偈曰：洞庭無蓋，凍殺法身。趙州貪食，牙齒生津。
翠嵓真點胸，英氣逸群，不虛許可。嘗客南昌章江寺，長老政公亦嗣慈明。性喜講說，學者多尚義學。真一日見政，則以手摳其衣，露兩脛，緩步而過。政恠問之，對曰：前廊後架皆是葛藤，正恐絆倒耳。政為大笑。又問曰：真兄，我與你同參，何得見人便罵我？真熟視曰：我豈罵汝？吾畜一喙，準備罵佛罵祖，汝何預哉？政無如之何而去。見南禪師曰：我佗日十字街頭做箇粥飠主人，有僧自黃蘗來，我必勘之。南公曰：何必他日？我作黃蘗僧，汝今試問。真便問：近離什麼處？曰：黃蘗。真曰：見說堂頭老子脚跟不點地，是否？曰：上座何處得這消息來？真曰：有人傳至。南公笑曰：却是汝脚跟不點地。真亦大笑而去。好問學者：魯祖當日見來參者，何故便面壁去？未有契其機者。自作偈曰：坐斷千山與萬山，勸人除却是非難。池陽近日無消息，果中當年不自觀。

衡岳楚雲上人，生唐末，有至行。嘗刺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，長七寸，廣四寸，而厚半之。作栴檀匣，藏於福嚴三生藏。又刻八字於其上，曰：若開此經，誓同慈氏。皇祐間，有貴人遊山見之，疑其妄，使人以鉗發之，有血如綫出焉。須臾，風雷震山谷，煙雲入屋，相捉不相見，彌日不止。貴人大驚，投誠懺悔。嗟乎！願力所持，乃爾異也。予嘗經游，往頂戴之，細看血綫依然。貫休有詩贈之曰：剔皮刺血誠何苦，為寫靈山九會文。十指瀝乾終七軸，後來求法更無君。

永明和尚曰：今之學者多好求解會，此豈究竟？解但為遣情耳，說但為破執耳。情消執盡，則說解何存？真性了然，寂無存泯。所以若言即與不即，皆落是非；瞥掛有無，即非正念。故三祖大師云：纔有是非，紛然失心。時有僧問：凡涉有無，皆成邪念；若關能所，悉墮有無。如何是正念而知？答曰：瑞草生嘉運，林華結早春。此是禪宗之妙，於諸方便中最為親語。

白雲端禪師作蠅子透窓偈曰：為愛尋光紙上鑽，不能透處幾多難。忽然撞著來時路，始覺平生被眼瞞。作北斗藏身因緣偈曰：五陵公子游花慣，未第貧儒自古多。冷地看他人富貴，等閑不奈幞頭何。予謂此老筆端有口，故多說少說皆無剩語。

道宣律師作二祖傳曰：可遇賊斫臂，以法御心，初無痛苦。蜀僧神清引其說以左書。予讀之，每失笑，且嘆宣暗於辨是非也。既列林法師與二祖聯傳，於林傳則曰：林遇賊斫臂，呼號不已，故人呼為無臂林。林與二祖友善，一日同飡，恆其亦以一手進。問其故，對曰：我無臂舊矣。豈有游從之人為賊斫臂，久而不知，反相問者耶？夫二祖以求法故，世無知者；林公以遇賊故，人皆知之。宣雷同之辱，誣先聖過矣。彼神清何為者也？據以為書，又可以發一笑。雖然，孟子曰：盡信書，不如無書。學者亦可以鑒於此。

慈明老人性豪逸，忽繩墨，凡聖莫測。初弃南源，歸省其母，以銀盆為之壽。其母投諸地，罵曰：汝少行脚，負布橐去，今安得此物？吾望汝濟我，今反欲置我作地獄滓耶？慈明色不怍，徐收之。辭去，謁神鼎諲公師叔。諲公首山之子，望高叢林，住山三十年，影不出山，諸方莫有當其意者。慈明通謁，稱法姪，一眾大笑。諲公使人問：長老何人之嗣？對曰：親見汾陽來。諲訝之，出與語，應答如流，大奇之。會道吾虛席，郡移書欲得大禪伯領之，諲以慈明應召。湘中衲子聞其名，聚觀之。予謂慈明道起臨濟於將仆，而平昔廓落乃如此，微神鼎則殆亦谷泉之流也。然至人示現，要非有思議心所能知也。

教中有女子出定因緣，叢林商略甚眾，自非道眼明白，親見作家，莫能明也。大愚芝禪師每問僧曰：文殊是七佛之師，為什麼出此女

子定不得？罔明菩薩下方而至，但彈指一聲，便能出定。莫有對者，乃自對曰：僧投寺裏宿，賊入不慎家。予滋愛其語，作偈記之曰：出定只消彈指，佛法豈用工夫？我今要用便用，不管罔明文殊。雲菴和尚見之，明日升座，用前話，乃曰：文殊與罔明見處有優劣也無？若言無，文殊何故出女子定不得？只如今日行者擊動法鼓，大眾同到座前，與罔明出女子定是同是別？良久，曰：不見道：欲識佛性義，當觀時節因緣。亦有偈曰：佛性天真事，誰云別有師？罔明彈指處，女子出禪時。不費纖毫力，何曾動所思？眾生總平等，日用自多疑。

大愚芝禪師作偈絕精峭，予猶及見，老成多誦之。其作僧問洞山：如何是佛？答云：麻三斤。偈曰：橫眸讀梵字，彈舌念真言。吹火長尖嘴，柴生滿竈烟。又作雲門普字偈曰：說佛說法廣鋪舒，矢上加尖也太愚。明眼衲僧傍覷見，一條拄杖兩人舁。又示眾曰：沙裏無油事可哀，翠嵓嚼飯餵嬰孩。佗時好惡知端的，始覺從前滿面灰。

李留後端愿問達觀禪師曰：人死識當何所歸？答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對曰：生則端愿已知。曰：生從何來？李留後擬議，達觀揕其胸曰：只在這裏思量箇什麼？對曰：會也只知貪程，不覺蹉路。達觀拓開曰：百年一夢。又問：地獄畢竟是有是無？答曰：諸佛向無中說有，眼見空華；太尉就有中覓無，手[據-豕+旦]水月。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，心外見天堂欲生。殊不知欣怖在心，善惡成境。太尉但了自心，自然無惑。進曰：心如何了？答曰：善惡都莫思量。又問：不思量後，心歸何所？達觀曰：且請太尉歸宅住。潤州浮玉山禪者景向，嘉祐五年正月元日，登堂敘出世始末，大眾悲戀。下座，入方丈趺坐。眾復擁至，以手揮曰：各就壁立，勿譁。少頃，寂然而逝。

予讀大宋僧史會要，愛隋大臣楊公素識度明正，嘗游嵩山，見畫壁，指問道士曰：此何像？對曰：老子化胡成佛圖。楊公曰：何不化胡成道，而反成佛耶？道士不能答，傳以為名言。

雪竇通禪師，長沙岑大蟲之子也。每謂諸同伴曰：但時中常在，識盡功成，瞥然而起，即是傷他，而況言句乎？故石霜諸禪師宗風，多論內紹、外紹、臣種、王種、借句、挾帶。直饒未嘗忘照，猶為外紹，謂之臣種，亦謂之借，謂之誕生。然不若絲毫不隔，如王子生下，即能紹種，謂之內紹，謂之王種，謂之句，非借也。借之為言，一色邊事耳。不得已，應機利生，則成挾帶。汾陽無德禪師偈曰：士庶公侯一道看，貧富賢愚名漸次。將知修行，亦須具眼。予參至此，每自嗟笑。嗟堂中首座昧先師之意而脫去，笑羅山大師不契而識巖頭。及觀棗栢大士之論曰：當以止觀力，功熟乃證知。急

亦不得成，而緩亦不得。但知常不休，必定不虛弃。如乳中有酪，要須待其緣。彼緣緣之中，本無有作者。故其酪成已，亦無有來處，亦非是本有。如來智慧海，方便亦如是。是以知古老宿行處，皆聖賢之言也。

幽州盤山積禪師有言曰：似地擎山，不知山之孤峻；如石含玉，不知玉之無瑕。若能如是，是真出家。大法眼禪師曰：理極亡情謂，如何有喻齊？到頭霜夜月，任運落前溪。果熟兼猿重，山長似路迷。舉頭殘照在，元是住居西。遂導師曰：老僧平生百無所解，只是日日一般。雖住此間，隨緣任運。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也。

古之人有大機智，故能遇緣即宗，隨處作主。巖頭和尚曰：汝但識綱宗，本無是法。予嘗與客論靈雲見桃華偈曰：三十年來尋劍客，幾回葉落又抽枝。自從一見桃花後，直至如今更不疑。溈山老子無大人相，便云：從緣入者，永無退失。獨玄沙曰：諦當甚諦當，敢保老兄猶未徹在。客問予：未徹之處安在哉？為作偈曰：靈雲一見不再見，紅白枝枝不著花。畤耐釣魚船上客，却來平地摝魚鰕。

五祖戒禪師喜勘驗衲子，時大岳、雪竇號為飽參，且有機辨。至東山之下，雪竇令大岳先往，岳包腰徑入方丈。時戒歸，自外見之，呼云：作什麼？岳回首，以手畫圓相示之。戒曰：是什麼？岳曰：胡餅。戒曰：趁爐竈熱，更搭一箇。岳擬議，曳拄杖趁出門。岳曰：顯川這關西子無面目，休去好。戒暮年弃其徒，來游高安。洞山寶禪師，其法嗣也。寶好名，賣之不為禮。至大愚，未幾，倚拄杖於僧堂前，談笑而化。五祖遣人來取骨石歸塔焉。

溈山大圓禪師曰：道人之心，質直無偽，無背無面，無詐妄心，一切時中，視聽尋常，更無委曲，亦不閉眼塞耳，但情無附物即得。從上諸聖，只是說濁邊過患，若無如許多惡覺、情見、想習之事，譬如秋水澄渟，清淨無為，淡佇無礙，喚作道人，亦名無事人。或問：頓悟之人，更用修否？曰：若真實悟得底，佗自知時節，修與不修，是兩頭語。今雖從緣得一念，頓悟自理，猶有無始習氣，未能頓淨，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，即是修也。不可別有一法，教渠修行趣向，從聞入理，聞理深妙，心自圓明，不居惑地，縱有百千妙義，抑揚當時，此乃得坐披衣，自解作活計始得。以要言之，則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，萬行門中，不捨一法。若也單刀直入，則凡聖情盡，體露真常，理事不二，即如如佛。今時學者，常疑佛性本來具足，何須復修？設不修行，無緣證聖，情隨向背，終落斷常。不知三世如來、十方菩薩，所有修習，皆自隨順覺性而已。則大溈所謂修與不修，是兩頭語，不亦宜乎？

法眼禪師之子有慧明道人者，知見甚高，下視諸方。初菴於大梅山，有禪者來游，明問曰：近離何處？對曰：城都。曰：上座離城

都到此山，則城都少上座，此山剩上座。剩則心外有法，少則心法不周。說得道理即住，不會即去。禪者莫能對。又遷止天台山，有彥明道人者，俊辨自負，來謁師。師問曰：從上先德有悟者麼？對曰：有之。曰：一人發真歸源，十方虛空悉皆消殞。舉手指曰：只今天台山嶷然，如何得消殞去？明張目直視遯去。又問諸老宿曰：雪峰塔銘曰：夫從緣而有者，始終而成壞；非從緣而有者，歷劫而長堅。堅之與壞即且止，雪峰只今在什麼處？予謂禪宗貴大機大用，不貴知解。雲庵每曰：汝輩皆知有，只是用不得。如慧明道人，可謂善用者也。

予讀傳燈錄，愛老安之子所謂破竈墮者，深證無生，恨不與之同時而生也。紹聖中，再游廬山，見其畫像，為作贊曰：嵩山屋老竈有神，民爭祠之日宰烹。師與門人偶經行，即而視之因嘆驚。此唯土瓦和合成，是中何從有聖靈。以杖敲之輒墮傾，須臾青衣出笑迎。謝師為我談無生，言訖登空如鳥輕。門人問之拜投誠，伏地但聞破墮聲。君看一躰情非情，皎如朗月懸青冥。未證據者以事明，鞭草血流石吼升。涅槃門開見戶庭，老安憐兒為作名，金屑雖貴翳眼睛。

金華懷志上座，性夷粹，飽經論，東吳學者尊事之。嘗對客曰：吾欲會天台、賢首、唯識三宗之義，折中之為一書，以塞影迹之諍。適有禪者居坐末，曰：賢首宗祖師謂誰？志曰：杜順和尚。禪者曰：順有法身頌曰：懷州牛喫禾，益州馬腹脹。天下竇醫人，灸猪左膊上。此義合歸天台、唯識二宗何義耶？志不能對。禪者曰：何不游方去？志於是罷講，南詢至洞山。時雲菴和尚在焉，從之游甚久。去游湘上，菴於石頭雲溪二十餘年，氣韻閑淡。過客謁之，多不言。侍者問之，答曰：彼朝貴人多知多語，我粥飡僧見之，自然口吻遲鈍去。僧問：住山有何趣味？答曰：山中住，獨掩柴門無別趣。三箇柴頭品字煨，不用援毫文彩露。又曰：萬機俱罷付癡憨，蹤迹常容野鹿參。不脫麻衣拳作枕，幾生夢在綠蘿庵。年六十二，思歸江南，依故人照禪師。照住龍安，遂徑去。予嘗作偈寄之曰：看徧三湘萬頃山，江南歸去臥龍安。只將一味無求法，留與叢林作揾看。又曰：鬧中拋擲亦奇哉，句裏藏身活路開。生鐵心肝含笑面，不虛參見作家來。

杭州上天竺辨才法師元淨，悟法華三昧，有至行，弘天台教，號稱第一，東吳講者宗向之。時秀州有狂人，號回頭左道，以鼓流俗，宣言當建窣堵波，為吳人福田。施者雲委，然憚入杭境，以辨才不可欺故也。不得已，既來，先以錢十萬詣上天竺飯僧，且遣使通問曰：今以修造錢若干，願供僧一堂。淨答其書曰：道風遠來，山川增勝。誨言先至，喜慰可量。承以營建淨檀，為飯僧之用。竊聞教

有明文，不許互用。聖者既遺明誨，不知白佛當以何辯。佇聞報章，即令撰疏文也。狂人大驚，慚見其徒。然淨之門弟子亦勸，且禮之以化俗。淨厲語曰：出家兒須具眼始得。彼誠聖者，吾敢不恭。如其誕妄，知而同之，是失正念。吾聞聖者俱佗心通，今夕當與爾曹虔請，於明日就此山與十方諸佛同齋。即如法嚴敬，跪讀疏文焚之。明日，率眾出迎，而所謂狂人者竟不至，學者皆服。

汾陽無德禪師見七十一員善知識，前後八請，皆不出世。燕居襄陽白馬寺，并汾道俗千餘人詣其居，勸請說法。既至，宗風大振，迹不越閾，自為不出院歌以見志。北地苦寒，因罷夜參，忽有梵僧乘雲而至，問所以不說之意，師以眾僧不可夜立為詞。梵僧曰：時不可失，此眾雖不多，然中有六人異日為大宗師，道廕人天，可開大慈為法施，不可悋也。言卒而沒。師明日上堂曰：胡僧金錫光，為法到汾陽，六人成大器，勸請為敷揚。時大愚芝、石霜圓、瑯琊覺、法華舉諸公咸在會下。

永嘉禪師偈曰：若以知知寂，此非無緣知。如手執如意，非無如意手。若以自知知，亦非無緣知。如手自捉拳，非是不拳手。亦不知知寂，亦不自知知。不可為無知，以性了然故。不同於木石，如手不執物。亦不自作拳，不可為無手。以手安然故，不同於兔角。智覺禪師曰：斯為禪宗之妙，故今用之，而復小異。以彼但顯無緣真智，以為真道。若奪之者，但顯本心，不隨妄心，未有智慧照了心源。故須能所平等，等不失照，為無知之知。此知之於空寂無生，如來藏性，方有妙耳。智覺之意，欲偈兼言明悟，永嘉止說悟後之病，二老之言皆是也。然天下之理，豈可以一言盡耶？永嘉之偈，不必奪亦可也。

正宗記評三祖大師曰：尊者初雖不自道其姓族、鄉邑，後之於世復三十餘載，豈絕口而略不云乎？此可疑也。曰：予視房碑曰：大師嘗謂道信云：有人借問，勿道於我處得法。此明尊者自絕之甚也。至人以物迹為大道之累，乃忘其心。今正法之宗猶欲遺之，況其姓族、鄉國俗間之事，肯以為意耶？予讀至此，知明教所得多矣。王文公亦曰：古之有道者，功業有不足以累其懷，況身後之名乎？如亮公之逃西山，常公之菴大梅，歸宗之眯其目，法正之不言名姓，是諸老皆能踐其所聞者也。故其化去數百年，凜凜尚有生氣。彼無意於此，世爭以此與之，蓋理之固然。

南禪師住歸宗時，遣化至虔上，化人還白曰：虔有信士劉君，臨行送至郊外，祝曰：為我求老師偈一首，為子孫世世福田。明年，師以偈寄之曰：虔上僧歸廬岳寺，首言居士乞伽陀。援毫示汝箇中意，近日秋林落葉多。後四十年，雲菴復住歸宗，法席盛於前日。

劉君之子持此偈來飠，僧敘其事。雲菴上堂有偈曰：先師昔住金輪日，有偈君家結淨緣。我住金輪還有偈，却應留與子孫傳。
涅槃經中有聞讚佛為大福德，怒曰：生經七日，母便命終，豈謂大福德相？讚者曰：年志俱盛而不卒暴，打之不嗔，罵之不報，是故我言大福德相。怒者聞而心服故，慈為無盡福德相故。沙門能世福田者，以慈修身故也。
永明和尚曰：此重玄門，名言路絕。隨智所演，以廣見聞。唯證方知，非情所解。若親證時，悉是現量之境。處處入法界，念念見遮那。若但隨文義所解，只是陰識依通。當逆順境時，還成滯礙。遇差別問處，皆是疑情。如鹽官安禪師問講華嚴大師云：華嚴經有幾種法界？對曰：略而言之，有十種法界。廣而言之，重重無盡。鹽官舉拂子云：是第幾重法界？大師俛首擬答之。鹽官訶曰：思而知，慮而解，是鬼家活計。日下孤燈，果然失照。出去！予聞華嚴宗曰：勝熱婆羅門火聚刀山，是般若無分別智。彼疏義者，如葉公畫龍，真龍忽見，投筆怖走。
洞山圓禪師嗣雪竇，年甚少。開先暹道者舉之以應筠人之請。時南禪師住黃檗，因出邑相見於淨戒寺。南公默無所言，但焚香相向危坐而已。自申時至三鼓，圓公即起曰：夜深妨和尚偃息。趍出。明日各還山。南公偶問永首座：汝在廬山識今洞山老否？永曰：不識。止聞其名。久之進曰：和尚此回見之如何人？南公曰：奇人。永退問侍者：汝隨和尚見洞山，夜語及何事？侍者以實告。永笑曰：疑殺天下人。
誌公和尚十二時歌，大明佛祖要妙，然年代寢遠，昧者多改易其語，以循其私。其大害意者，如曰：夜半子心住，無生即生死。心法何曾屬有無，用時便用沒文字。乃作生死何曾屬有無，言則工矣，然下句血脉不貫，既曰生死不屬有無，又曰用時便用，何哉？
予在湘山道林，有僧謂予曰：吾初看六祖風幡因緣，久之，偶仰首就架取衣，方薦其旨。予戲曰：非舉目見風幡時節耶？僧首肯之。予曰：祖師夜聞二僧徵詰，即謂曰：非風幡動，仁者心動。縱其張目於暗中，二僧何以識之？僧大慍而去。無盡居士嘗為予言：頃京師見慧林一僧談禪，不肯諸方。吾問蜆子答祖師西來意，乃曰：神前酒臺盤，意旨如何？其僧張目直視曰：神前酒臺盤。無盡戲之曰：廟中是夕有燈則已，不然，蜆子佛法遂為虛施。
靈源禪師謂予曰：吾嘗在龍舒，見龍門顯道人發課，莫有能逃其言者，意有必道。顯曰：但有所見即道微，入思惟即不靈矣。予故人耶溪鄒正臣能言五行，其精妙世以一二數，亦嘗告予以此意。彼術之至者且爾，況有大於此者，而欲以思慮求乎？

鄧峰永庵主嘗問僧審奇：汝久不見，何所為？奇曰：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。永曰：試舉似我。奇因敘其所得，永曰：汝是偉未是？奇莫測，歸語于偉，偉大笑曰：汝非永不非也。奇走質於積翠南禪師，南公亦大笑。永聞之，作偈曰：明暗相參殺活機，大人境界普賢知，同條生不同條死，笑倒庵中老古錐。觀其語言，想見當時法喜游戲之逸韻，使永公施於今，則其取詬辱必矣。

臨濟大師臨終付法偈曰：沿流不止問如何，真照無邊說似他。離相離名如不稟，吹毛用了急須磨。而傳者作急還磨。曹山和尚釋枯木龍吟髑髏無識語作偈曰：枯木龍吟方見道，髑髏無識眼方明。喜識盡時消息盡，當人那辨濁中清。而傳者作消不盡。二宗兩偈甚微，而一失其旨，則為害甚大，故不可不辨。所言用了急須磨者，船子曰直須藏身處沒蹤跡，沒蹤跡處莫藏身是也。喜識盡時消息盡，當人那辨濁中清者，達觀所謂偏正牙縱橫，迢然忌十成。龍門須要透，鳥道不堪行。石女霜中織，泥牛火裏耕。兩頭如脫得，枯木一枝榮是也。

無盡居士嘗問予曰：悟本大師作五位君臣偈，其正中來曰：但能莫觸當今諱，也勝知朝斷舌才。先德之意，雖明妙挾，然知朝斷舌，必有本據。而言前古無斷舌事，矧又曰知朝，尤無謂也。將非後世傳錄之誤耶？予曰：舊本曰：也勝前朝斷舌才。意用隋賀若弼之父孰，為宇文護所忌，害之，臨刑戒之曰：吾以舌死。引若弼舌，以錐刺之出血，使慎口。隋興，唐之前，前朝刺舌，非知朝明矣。然斷舌· 刺舌，意則同耳。無盡屬予記之。

道圓禪師，南雄州人，姓純。至小游方，雖飽參而未大通透。聞南禪師居黃蘗積翠庵，往依之。一日，燕坐下板，聞兩僧舉百丈野狐因緣。一僧曰：只如不昧因果，也未脫得野狐身。一僧應聲曰：便是不落因果，亦何曾墮野狐身耶？圓悚然，異其語，不自覺其身之起意。行上庵頭，過澗，忽大悟。見南公，敘其事未終，涕交頤。南公令就侍者榻熟寐，忽起作偈曰：不落不昧，僧俗本無忌諱。丈夫氣宇如王，爭受囊藏被盖。一條椰[木*栗]任縱橫，野狐跳入金毛隊。南公大笑。久之，又作風幡偈曰：不是風兮不是幡，白雲依舊覆青山。年來老大渾無力，偷得忙中些子閑。予昔聞雲菴大稱賞之，謂其機鋒不減英邵武。雲庵化去，偶檢故書，見其手疏此二偈，意若欲傳而未果者，於是錄之。或聞圓公住大庾雪峰寺。

皓月供奉問長沙岑禪師曰：永嘉云：了即業障本來空，未了應須償夙債。只如師子尊者、二祖大師為什麼亦償夙債？長沙曰：大德不識本來空。曰：如何是本來空？長沙曰：業障是。又問曰：如何是業障？長沙曰：本來空是。乃有偈曰：假有元非有，假滅亦非無，涅槃償債義，一性更無殊。龍勝中觀論曰：業不從緣生，不從非緣

生，是故則無有，能起於業者。無業無作者，何有業生果？若其無有果，何有受業者？問曰：汝雖種種破業果報及起業者，現見眾生作業、受果報，是事云何？答曰：如世尊神通，所作變化人，如是變化人，復作變化人。如初變化人，是名為作者，變化人所作，是則名為業。諸煩惱及業，皆如幻與夢，亦如炎與響。以龍勝之意，會長沙之言，達無作妙旨，游此世界，如夢中了了，醉裏惺惺。

汾州無德禪師示徒，多談洞山五位、臨濟三玄，至作廣智歌，明十五家宗風，豈非視後進惰於參尋，得少為足，警之以偏參耶？今有問知識者，則答曰：吾家自有本分事，彼皆古人一期建立門庭言語耳，何足究哉？正如有不識字者，執卷問屋愚子，屋愚曰：此墨填紙耳，安用問我哉？三尺童子莫不笑之。昔有僧問雪峰和尚：臨濟有四喝，意旨如何？雪峰曰：我初發足，便往河北，不意中途大師化去，因不及見之。他家宗旨，我所未知，汝尋彼兒孫問之。僧以問南院，且言雪峰嘗遣之之意。南院望雪峰再拜曰：和尚真善知識。嗚呼！今譊譊語人如屋愚子者，聞雪峰用處，可不面熱汗下耶？

雲峰悅禪師見僧荷籠至，則曰：未也，更三十年定乘馬行脚。法雲秀禪師聞包腰至者，色動顏面。彼存心於叢林，豈淺淺哉？今少年芯蓼見其畫像，則指曰：這不通方漢也死耶？

首楞嚴經曰：一切世間，生死相續，生從順習，死從流變，臨命終時，未捨煖觸，一生善惡，俱時頓現。古釋至此多略之，滋以為恨。及讀寶積經，有意釋此，今系於其下曰：善惡之業，所自作時，一生之中，何不自見？至捨壽時，方始頓現者，人生如夢，方作夢時，豈能自知是夢非夢？要須覺時，夢中之事，了然自現，不待尋繹，亦復如是。

福嚴感禪師，面目嚴冷孤硬，秀出叢林，時謂之感鐵面。首眾僧於江州承天，時佛印元禪師將遷居蘄州，斗方譽於郡守，欲使嗣續之，且召感語其事。感曰：某念不至此，和尚終欲推出為眾粥飯主人，共成叢席，不敢忘德。然若使嗣法，則某自有師矣。佛印心服之，業已言之，因成就不復易，遂開法為黃龍之子，道價重一時。

居常懸包倚杖於方丈，不為宿夕計，郡將已下皆信敬之。有太守忘其姓名，新下車，以事臨之，感笑作偈投郡庭，不揖而去。偈曰：院是大宋國裏院，州是大宋國裏州。州中有院不容住，何妨一鉢五湖游。太守使人追之，已渡江去矣。

餘杭政禪師住山，標致甚高。時蔣侍郎堂守錢塘，與師為方外友。師每來謁之，則跨一黃牛，以軍持掛角上，市人爭觀之，師自若也。至郡庭，始下牛，笑語終日而去。一日，蔣公留師曰：適有過客，明日府中當有會。吾師固不飲，能為我少留一日，因欲清話。

師諾之，蔣公喜甚。明日，使人要之，留一偈而去矣，曰：昨日曾將今日期，出門倚杖又思惟。為僧只合居嵓谷，國士筵中甚不宜。坐客皆仰其高韻。又作山中偈曰：橋上山萬層，橋下水千里。唯有白鷺鷥，見我常來此。冬不擁爐，以荻花作毬，納足於中，客至共之，清論無窮，秀氣逼人。秋夏好翫月，盤膝大盆中，浮於池上，自旋其盆，吟笑達旦，率以為常。九峰鑒韶禪師嘗客門下，韶坦率垢汙，不事事，每竊笑之。一夕，將臥，師使人呼，韶不得已，顰頰而至。師曰：好月勞生，擾擾能幾人，暇與之對耶？韶唯唯。已而呼行者熟炙，韶方飢，意作藥石，久之，乃橘皮湯一盃。

靈源禪師為予曰：有居士吳敦夫才敏，銳意學道，自以多見知識，心地明淨。偶閱鄧隱峰傳，見其倒卓化去，而衣亦順身不褪，竊疑之曰：彼化之異固莫測，而衣亦隨之，何也？以問晦堂老人，晦堂曰：汝今衣順垂于地，復疑之乎？曰：無所疑也。晦堂笑曰：此既無疑，則彼倒化，衣亦順躰，何疑之有哉？敦夫言下了解，故其一時應機之辨，如雷如霆，開警昏蟄者多矣。

金剛經曰：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，生信心不？佛言：須菩提！彼非眾生，非不眾生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眾生眾生者，如來說非眾生，是名眾生。此義深渺，從上聖賢語秘旨妙，學者多聽瑩，佛意卒不明。獨定林老人解曰：以慧命觀眾生，如第五大，如第六陰，如第七情，孰為眾生？以眾生觀眾生，然後妄見其為有，則眾生非慧命者之眾生，是眾生之眾生而已。眾生眾生者，即非眾生，然是乃所謂眾生也。則聞說是法，苟能悟本性相，何為不生信心？以慧命觀眾生，不見其為有，則云何度眾生耶？曰：眾生有眾生，而眾生非有；慧命無眾生，而眾生非無。以是義故，度眾生

大智禪師曰：此事不是一切名目，何以不以實語答耶？曰：若為雕琢得虛空，為佛相貝。若為說道虛空，是青黃赤白。如維摩云：法無有比，無可喻故。法身無為，不墮諸數故。故曰：聖躰無名不可說，如實理空門難湊。喻如太末蟲，處處能泊，唯不能泊火焰之上。眾生亦爾，處處能緣，不能緣於般若之上。每見學者，多悞領其意，謂眾生於般若不能參求耳。非也，此法非情識所到。故三祖大師曰：非思量處，識情難測。

青龍道氤法師，於金剛般若經，深達妙旨，嘗造疏疏此經，精博淵微，窮法體相，諸師莫能望其藩垣，唐明皇亦留意經義，自注釋之，至是人先世罪業，應墮惡道，以今世人輕賤，故先世罪業，則為消滅處，不能自決其義，以問氤氤，對曰，佛力法力，三賢十聖，亦不能測，陛下曩於般若，聞薰不一，更沈注想，自發現行，

明皇於是下筆不休，其天縱神悟之辯，一期應答，掃滯惑於言下，揭般若於現前，豈意思義解之徒，可同日而語哉。
雲門大師有時顧視僧曰：鑒。僧擬對之，則曰：咦。後學錄其語為偈曰：顧鑒頌。德山圓明禪師，雲門之高弟也，刪去顧字，謂之抽顧頌。因作偈通之，又謂之擡箭商量。偈曰：相見不揚眉，君東我亦西。紅霞穿碧海，白日遶須彌。雲菴亦有偈曰：雲門抽顧，自有來由。一點不到，休休休休。今禪者多漫汗之，問其意旨，則往往瞠目怒視曰：此是道眼因緣也。不亦悞哉！又其室中語曰：盡大地是法身，枉作箇佛法知見。如今見拄杖但喚作拄杖，見屋但喚作屋，而校證者易之曰：枉作箇佛法中見。又曰：自小養一頭水牯牛，擬向溪東放，不免食他國王水草；擬向溪西放，不免食他國王水草。不如隨處納些子，他總不妨。今本乃曰：他總不見。如此之類甚眾。然此二字雖細事，其失先德妙旨，不為不傷，當有知者耳。
英邵武臨終安坐，為門弟子說出家行脚之因竟，乃曰：吾即化，骨石可藏於普會塔。吾生平與大海眾居，死不忍與之離。非有他也，古之聖賢莫不因叢林以折伏情見，成辦道果。今時衲子德薄垢重，志願衰劣，多生厭退，是大可憫笑也。師既化，眾終不忍，不得已投於水中。故泐潭今無復有英禪師塔。
舜老夫天資英特，飽叢林。初自棲賢移居雲居，授牒陞座白眾，曳杖而去。暮年以身律眾，尤謹嚴。嘗少不安，即白維那，下涅槃堂。病愈，即入方丈。惜其傷慈，有所開示，但曰：本自無事，從我何求？南禪師時已居積翠，聞之，謂侍者曰：老夫耄矣，何不有事令無事，無事令有事？是謂淨佛國土，成就眾生。
三祖大師作信心銘曰：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但莫憎愛，洞然明白。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故知古之得道者，莫不一切仍舊。有僧問永明和尚：眾生與佛既曰同體，何故苦樂有殊？答曰：諸佛悟達法性，皆了自心源，妄想不生，不失正念。我所心滅故，不受生死，即究竟常寂滅。以寂滅故，乃樂自歸。一切眾生迷於真性，不達本心，種種妄想，不得正念，故即憎愛。以憎愛故，心器破壞，即受生死，諸苦自現。欲知法要，守心第一。若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，無有是處。
悅禪師妙年奇逸，氣壓諸方。至雪竇時壯歲，與之辨論，雪竇常下之。每會茶，必令特榻於其中，以尊異之。於是悅首座之聲價，照映東吳。及悅公出世，道大光耀。有蘭上座者，自雪竇法窟來，悅公勘詰之，大驚，且譽於眾，相從彌年而後去。前輩之推轂後進，其公如此。初未嘗以雲門、臨濟二其心，今則不然。始以名位惑，卒以宗黨膠固，如里巷無知之俗，欲求古聖之道復興，不亦難哉！

舜老夫初自洞山如武昌行乞，先至一居士家。居士高行為郡所敬，意所與奪莫不從之，故諸方乞士至必首謁之。舜老夫方年少，不知其飽參，頗易之。居士曰：老漢有一問上人，語相契則開疏，如不契即請却還新豐。問：古鏡已磨時如何？對曰：照天照地。未磨時如何？曰：黑如漆。居士曰：却請還山。舜即馳歸，舉似聰禪師。聰為代語，舜即趁問曰：古鏡未磨時如何？聰曰：此去漢陽不遠。磨後如何？曰：黃鶴樓前鸚鵡洲。舜於言下大悟。聰公機鋒不可觸，真雲門之孫。嘗自植松，口誦金剛經不輟。今洞山北嶺號金剛嶺，松皆參天，乃師手植也。筠守許公式以詩贈曰：語言全不滯，高躡祖師蹤。夜坐連雲石，春栽帶雨松。鑑分金殿燭，山答月樓鐘。有問西來意，虛堂對遠峰。

南禪師久依泐潭澄禪師，澄已稱其悟解，使分座說法，南書記之名一時籍甚。及其至慈明席下，聞夜參氣已奪矣，謀往咨詢，三至寢堂三不進，因慨然曰：大丈夫有疑不斷，欲何為乎？即入室。慈明呼左右使進榻，且使坐，南公曰：某實有疑，願投誠求決，惟大慈悲故不惜法施。慈明笑曰：公已領眾行脚，名傳諸方，有未透處可以商略，爾何必復入室耶？南公再三懇求不已，慈明曰：雲門三頓棒因緣，且道洞山當時實有喫棒分無喫棒分？對曰：實有喫棒分。慈明曰：書記解識止此，老僧固可作汝師。即遣禮拜。南公平生所負至此伏膺。予嘗聞靈源禪師曰：昔晦堂老人親從積翠所聞。因同舊說併錄於此。

福州善侍者，慈明高弟。當時龍象數、道吾真、楊岐會，然皆推服之。嘗至金鑾，真點胸自負，親見慈明，天下莫有可意者。善與語，知其未徹，笑之。一日山行，真舉論鋒發，善取一瓦礫置石上，曰：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，許你親見老師。真左右視，擬對之。善喝曰：佇思停機，識情未透，何曾夢見去？真大愧悚，且圖還霜華。慈明見來，曰：本色行脚人，必知時節。有什麼忙事，解夏未久，早已至此？對曰：被善兄毒心，終礙塞人，故復來見和尚。慈明曰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對曰：無雲生嶺上，有月落波心。慈明瞋目喝曰：頭白齒豁，猶作此等見解，如何脫離生死？真不敢仰視，淚交頤久之。進曰：不知如何是佛法大意？慈明曰：無雲生嶺上，有月落波心。真大悟於言下。真公爽氣逸出，機辯迅捷，叢林憚之。開法於翠嵓。嘗曰：天下佛法如一隻舡，大寧寬師兄坐頭，南禪頭在其中，可真把梢。去東也由我，去西也由我。善公尋還七閩，佯狂垢污，世莫有識之者。或聞晚住鳳林，

楊岐會禪師從慈明游最久，所至叢林，師必作寺主。慈明化去，託迹九峰。忽宜春移檄，命居楊岐。時長老勤公驚曰：會監寺何曾參禪？萬一受之，恐失州郡之望。私憂之。會受請，即陞座，機辨逸

格，一眾為傾。下座，勤前握其手曰：且得箇同參。曰：如何是同參底事？勤曰：楊歧牽犁，九峰拽把。曰：正當與麼時，楊歧在前耶？九峰在前耶？勤擬議，會喝曰：將謂同參，却不同參。自是道價重，諸方衲子過其門，莫不伏膺。嘗因雪示眾曰：楊歧乍住屋壁踈，滿床盡布雪真珠。縮却項，暗嗟吁，翻憶古人樹下居。其活計風味類如此。

仰山和尚。僧聞尋常和尚示人多作圓相畫作字，意旨如何？山曰：此亦閑事。汝若會，不從外來；不會，亦不失。吾今問汝：汝參禪學道，諸方老宿向汝身上指那箇是汝佛性？語底是耶？默底是耶？總是總不是耶？若認語底是，如盲摸著象耳、鼻、牙者；若認默底是耶？是無思無念，如摸象尾者；若取不語不默底是中道，如摸象背者；若道總是，如摸象四足者；若道總不是，拖本象落在空見。正當諸盲皆云見象，安知止於象上名邈差別耶？若汝透得六句，不要摸象，最為第一。莫道如今鑒覺是，亦莫道不是。所以祖師曰：菩提本無是，亦無非菩提。更覓菩提處，終身累劫迷。又曰：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有塵埃？其弟香嚴老亦曰：的的無兼帶，獨立何依賴？路逢達道人，莫將語默對。予嘗問僧：既不將語默對，何以對之？僧未及答，忽板鳴。予曰：謝子答話。

龍勝菩薩曰：若使先有生，後有老死者，不老死有生，生不有老死。若使有老死，而後有生者，是則為無因，不生有老死。以此偈觀眾生生死之際，如環上尋始末，無有是處。吾以是知古之得此意，於去住之間了不留礙者，特其不二於物耳。

維摩經曰：善來，文殊師利！不來相而來，不見相而見。文殊師利言：如是，居士！若來已更不來，若去已更不去。所以者何？來者無所從來，去者無所至。所可見者，更不可見。起信論曰：若心有見，則有不見之相。心性離見，即是徧照法界義。故乃知心外無法，徧照義成。苟有去來相見，則遺正義也。如人言風性本動，是大不然。風本不動，能動諸物。若先有動，則失自躰，不復更動。則知動者，乃所以明其未嘗動也。去來相見，亦復如是。

洞山聰禪師，韶之曲江人，見文殊應天真和尚。初游廬山，莫有知之者。時雲居法席甚盛，師作燈頭，聞僧眾談泗州僧伽近於楊州出現，有設問者曰：既是泗州大聖，為什麼向楊州出現？聰曰：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一眾大笑。有僧至蓮華峰祥菴主所，舉似之，祥公大驚曰：雲門兒孫猶在。中夜望雲居拜之，聰之名遂重叢林。祥公，奉先深禪師之嗣，知見甚高，氣壓諸方。嘗示眾曰：若是此事，最是急切，須是明取始得。若是明得，時中免被拘繫，便得隨處安閑。亦不要將心捺伏，須是自然合佗古轍去始得。纔到學處分劑，便須露布箇道理，以為佛法幾時得心地休歇去。上座却請與麼

相委好。臨終上堂，舉拄杖問眾曰：汝道古佛到這裏，為什麼不肯住？眾莫有對者，乃自曰：為佗途路不得力。復曰：作麼生得力去？橫拄杖肩上曰：榔[木*栗]橫擔不顧人，却入千峰萬峰去。言訖而化。嗟乎！今之學者，其識趣與前輩何其相遠耶？如祥公聞聰燈頭一語，知其為雲門兒孫，其後莫能逃其言。今雖對面終身論辯，莫辨邪正者有矣。其故何哉？以其臨死生之際，超然自得如此，則其平生所養高妙可知。惜乎！莫有嗣之者。師與西峰雲豁禪師，兄弟也。

百丈山第二代法正禪師，大智之高弟。其先嘗誦涅槃經，不言姓名，時呼為涅槃和尚。住成法席，師功最多。使眾開田，方說大義者，乃師也。黃蘗、古靈諸大士皆推尊之。唐文人武翊黃撰其碑甚詳。柳公權書，妙絕古今。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禪師，又係於馬祖法嗣之列，誤矣。及觀正宗記，則有惟政、法正。然百丈第代可數，明教但皆見其名，不能辨而俱存也。今當以柳碑為正。

古佛偈曰：如人掘路土，私人造為像。愚人謂像生，智者言路土。後時官欲行，還將像填路。像本無生滅，路亦非新故。又偈曰：諸色心現時，如金銀隱起。金處異名生，與金無前後。故文殊師利言：此會諸善事，從本未曾為。一切法亦然，悉等於前際。所以正作時無作，以無作者故。當為時不為，以無自性故。任從萬法縱橫，常等無生之際。乃知磁石決不吸鐵，無明不緣諸行。龐公臨終偈曰：空花落影，陽焰翻波。永明和尚嘆味其言曰：此為不墮有無之見，妙得無生之旨也。學者可深觀之。

大智度論曰：復次有人謂地為堅牢，心無形質皆是虛妄，以是故佛說心力為大。行般若波羅蜜故，散此大地以為微塵，以地有色香味觸重故自無所作，水少香故動作勝地，火少香味故勢勝於水，風少色香味故動作勝火，心無四事故所為力大。又以心多煩惱結使繫縛故令心力少，有漏善心雖無煩惱，以心取諸法相故其力亦少。二乘無漏心雖不取相，以智慧有量，及出無漏道時，六情隨俗分別取諸法相故不盡心力。諸佛及大菩薩智慧無量無邊，常處禪定於世間涅槃無所分別，諸法實相其實不異，但智有優劣。行般若波羅蜜者，究竟清淨無所罣礙，一念中能散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國土、大地諸山微塵，故知其心有此大力。眾生妄隔而不自覺知，我願聞此法者，隨順禪定而自修行，使稱覺體本來清淨，此非興役功用之難，第約之心耳。今家山徧十方，衣食可終老，人生可憂者皆已免離，於此不以為意，則非背負佛祖恩德乎？

景福順禪師，西蜀人。有遠識，為人勤渠，叢林後進皆母德之。得法於老黃龍。昔出蜀，與圓通訥偕行，已而又與大覺璉游甚久。有贊其像者曰：與訥偕行，與璉偕處。得法於南，為南長子。然緣

薄，所居皆遠方小剎，學者過其門莫能識。師亦超然自樂，視世境如飛埃過目。壽八十餘，坐脫於香城山，顏貌如生。平生與潘廷之善，將終，使人要延之敘別，延之至而師去矣。其示眾多為偈，皆德言也。有偈曰：夏日人人把扇搖，冬來以炭滿爐燒；若能於此全知曉，塵劫無明當下消。又作趙州勘婆偈曰：趙州問路，婆子答云；直與麼去，皆云勘破。老婆婆子，無你雪處。同道者相共舉。又作黃龍三關頌曰：長江雲散水滔滔，忽爾狂風浪便高；不識漁家玄妙意，偏於浪裏颱風濤。又曰：南海波斯入大唐，有人別寶便商量；或時遇賤或時貴，日到西峰影漸長。又曰：黃龍老和尚，有箇生緣語；山僧承嗣伊，今日為君舉。為君舉，猫兒偏解捉老鼠。
朱顯謨世英，昔官南昌，識雲庵。未幾，移漕江東，以書來問佛法大旨。雲庵答之曰：辱書以佛法為問。佛法至妙無二，但未至於妙，則乎有長短；苟至於妙，則悟心之人，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，如實自在，如實安樂，如實解脫，如實清淨。而日用唯用自心，自心變化，把得便用，莫問是非。擬心思量，已不是也。不擬心，一一天真，一一明妙，一一如蓮華不著水。所以迷自心故作眾生，悟自心故成佛。而眾生即佛，佛即眾生，由迷悟故有彼此也。如今學者，多不信自心，不悟自心，不得自心明妙受用，不得自心安樂解脫。心外妄有禪道，妄立奇特，妄生取捨。縱修行，落外道、二乘禪寂斷見境界。雲菴之言，蓋救一時之弊。然其旨要曉然，可以發人之昧昧，故私識之。
大本禪師被詔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，將引對，有司使習儀累日，神宗皇帝御便殿見之。師既見，但山呼，即趍登殿。賜坐，即就榻槃，足作加趺，侍衛驚相顧，師自如也。賜茶至，舉盞長吸，又蕩撼之。上問：受業何寺？對曰：承天永安。蓋蘇州承天寺永安院耳。上大喜，語論甚久。既辭退，目送之，謂左右曰：真福僧也。侍者問：和尚見官家如何？對曰：喫茶相問耳。其天資粹美，吐辭簡徑，真超然可仰。
涿州尅符道者，見臨濟機辯逸格，以宗門有四料簡定佛祖旨要，作偈發明之曰：奪人不奪境，緣自帶諂訛。擬欲求玄旨，思量反責麼。驪珠光燦爛，蟾桂影婆娑。覿體無差乎，還應滯網羅。奪境不奪人，尋言何處真。問禪禪是妄，究理理非親。日照寒光淡，山遙翠色新。直饒玄會得，也是眼中塵。人境兩俱奪，從來正令行。不論佛與祖，那說聖凡情。擬犯吹毛劒，還如值木盲。進前求妙會，特地斬精靈。人境俱不奪，思量意不偏。主賓言不異，問答理俱全。踏破澄潭月，穿開碧落天。不能明妙用，淪溺在無緣。洞山悟本禪師作五位君臣標準綱要，又自作偈系於其下曰：正中偏，三更初夜月明前。莫恠相逢不相識，隱隱猶懷昔日嫌。偏中正，失曉老

婆逢古鏡。分明覿面更無他，休更迷頭猶認影。正中來，無中有路出塵埃。但能莫觸當今諱，也勝前朝斷舌才。偏中至，兩刃交鋒不須避。好手還同火裏蓮，宛然自有衝天氣。兼中到，不落有無誰敢和。人人盡欲出常流，折合還歸炭裏坐。臨濟、洞上二宗，相須發揮大法。而是偈語，世俗傳寫多更易之，以徇其私，失先德之意，予竊惜之。今錄古本於此，正諸傳之誤。

報本元禪師孤硬，風度甚高，威儀端重，危坐終日。南禪師之門弟子能蹤迹其行藏者，唯師而已。師初開法，法嗣書至，南公視其名曰：吾偶忘此僧。謂專使曰：書未欲開，可令親來見老僧。專使反命，師即日包腰而來。至豫章，聞南公化去，因留嘆息。適晦堂老人出城相會，與語奇之，恨老師不及見耳。師道化東吳，人歸之者如雲。嘗自乞食，舟載而還。夜有盜，舟人絕叫，白刃交錯於前，師安坐自若，徐曰：所有盡以奉施，人命不可害也。盜既去，達旦，人來視舟，意師死矣，而貞和神凝如他日。其臨生死禍福，能脫然無累如此。

延慶洪準禪師，桂林人，從南禪師游有年。天資純至，未嘗忤物。聞人之善，如出諸己，喜氣津津生眉宇間。聞人之惡，必合掌扣空，若追悔者。見者莫不笑之，而其真誠如此，終始一如。暮年不領院事，寓迹於寒溪寺，壽已逾八十矣。平生日夕無佗營為，眠食之餘，唯吟梵音贊、觀世音而已。臨終時，門人弟子皆赴檀越飯，唯一僕夫在。師携磬坐土地祠前，誦孔雀經一遍告別，即安坐瞑目，三日不傾。鄉民來觀者堵立，師忽開目見笑，使坐于地。有頃，門弟子還，師呼立其右，握手如炊熟，久寂然，視之去矣。神色不變，頰紅如生。道俗塑其像龕之。予嘗過其廬拜瞻，歎其平生多潛行密用，不妄求知於世，至於死生之際，乃能超然如是，真大丈夫也。八地菩薩證無生法忍，觀一切法如虛空性，猶是漸證無心。至十地中，尚有二愚，人等覺已，則一分無明未盡，猶如微煙，尚能懺悔。準之梵贊，其亦自治者歟！

南禪師居積翠時，一夕燕坐，光屬屋廬，誡侍者勿言于外。嵩明教既，化火浴之，頂骨、眼睛、齒舌、耳毫、男根、數珠皆不壞。如世尊言：比丘生身不壞，發無垢智光者，善根功德之力，如來知見之力。故行住坐臥，須內外清淨。彼二大老，乃今耳目所接，非異世也。而獨爾殊勝者，非平生踐履之明驗歟？予嘗作二偈曰：如來功德力，內外悉清淨。念起勿隨之，自然心無病。形與佛祖等，道致人天護。戒淨福人天，心空同佛祖。

予嘗與數僧謁雲峰悅禪師塔，拜起，拊之曰：生耶？死耶？久之，自答曰：不可推倒塔子去也。旁僧曰：今日時節，正類道吾因緣。

因作偈示之曰：不知即問，不見即討。圓滿現前，何須更道？維堅密身，生死病老。面前塔子，不可推倒。

南安嵓儼和尚，世傳定光佛之應身也。異迹甚多，亦自有傳。然傳不載其得法師名字，但曰西峰而已。西峰在廬陵真廟時，有雲豁禪師者，奉先深公之高弟。深見雲門，當時龍象無有出其右者，獨清涼明禪師與之齊名，謂之深、明二上座。儼和尚多以偈示人，偈尾必題四字曰：贈以之中。世莫能測。臨終謂眾曰：汝等當知，妙性廓然，本無生滅。示有去來，更疑何事？吾此日生，今正其時。乃右脇而臥。予曰：方其入滅，乃曰：吾此日生，今正其時。

予嘗游東吳，寓於西湖淨慈寺。寺之寢堂東西廡建兩閣，甚崇麗。寺有老衲為予言：永明和尚以賢首、慈恩、天台三宗牙相冰炭，不達大全。心館其徒之精法義者於兩閣，博閱義海，更相質難。和尚則以心宗之衡準平之。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、西天此土賢望之言三百家，證成唯心之旨，為書一百卷，傳於世，名曰宗鏡錄。其為法施之利，可謂博大殊勝矣。今天下名山莫不有之，而學者有終身未嘗展卷者，唯飽食橫眠，游談無根而已。謂之報佛恩乎？負佛恩乎？

同安察禪師作十玄談，大宏正中妙挾之旨，其言妙麗，照映叢林。然歲月寢遠，多失其真。今傳燈所載題目不同，獨達觀所編五家宗派敘之頗詳。予嘗得舊本，與五家宗派所載少差耳。傳燈系師為九峰虔之嗣，而達觀標師為雲居膺之子，不省達觀何從得其實耶？然清涼、法眼去師之世不遠，作贊詞，其敘如傳燈所載，則五家之論又可疑也。十玄之詞，其次敘當視其題目，皆連聯而作。前五首示其旨要，後五首使履踐之。然八首皆兩字為題，意雖相貫，而詞句疊為起伏。初曰心印偈，末曰無心猶隔一重關，故又作祖意偈；首曰真機爭墮有無功，故又作真機偈；首曰豈與塵機作繫留，故又作塵異偈；中曰三乘分別強安名，故又作三乘次第耳。此乃其所示之旨要也。至其六則曰反本偈，末曰還鄉曲調如何唱，故又作還鄉偈；其末曰更無一物獻尊堂，是為正位，坐却則非妙挾，故又作回機；機妙則失宗，尚存知見，是謂大病，故又作轉位；轉位則所謂異類中行，異類全偏，却須歸正，使血脉不斷，故又作一色過後。此乃使之履踐之意也。五家宗派亦云一色過後，但塵異為塵中有異而已。

南禪師風度凝遠，人莫涯其量，故其門下客多光明偉傑，名重叢林，有終身未嘗見其破顏者。予聞厚於義者薄於仁，師道也，師尊而不親；厚於仁者薄於義，親道也，親親而不尊。南公之意，豈不以是哉？

酔里有狂僧，號戒道者，依止聚落，無日不酔然，吐詞恆奇，世莫能凡聖之。有飲以酒者，使自為祭文，戒應聲曰：惟靈生在閻浮，不嗔不妬，愛喫酒子，倒街臥路，直得生兜率陀天，爾時方不喫酒故。何以故？淨土之中，無酒得沽。

金剛般若經以無住為宗。以無住為宗，則宜其所談皆蕩相破有，纖塵不立也，而經贊福勝者半之。持戒修福者，有為事耳，而世尊答能於此經生信心者必此人，何也？

王文公罷相歸老鍾山，見衲子必探其道學，尤通首楞嚴，嘗自疏其義。其文簡而肆，略諸師之詳；而詳諸師之略，非識妙者莫能窺也。每曰：今凡看此經者，見其所示本覺妙明、性覺明妙，知根身器界生起不出我心，竊自疑今鍾山山川一都會耳，而游於其中無慮千人，豈有千人內心共一外境耶？借如千人之中一人忽死，則此山川何嘗隨滅？人去境留，則經言山河大地生起之理，不然何以會通稱佛本意耶？

石門洪覺範林間錄下(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